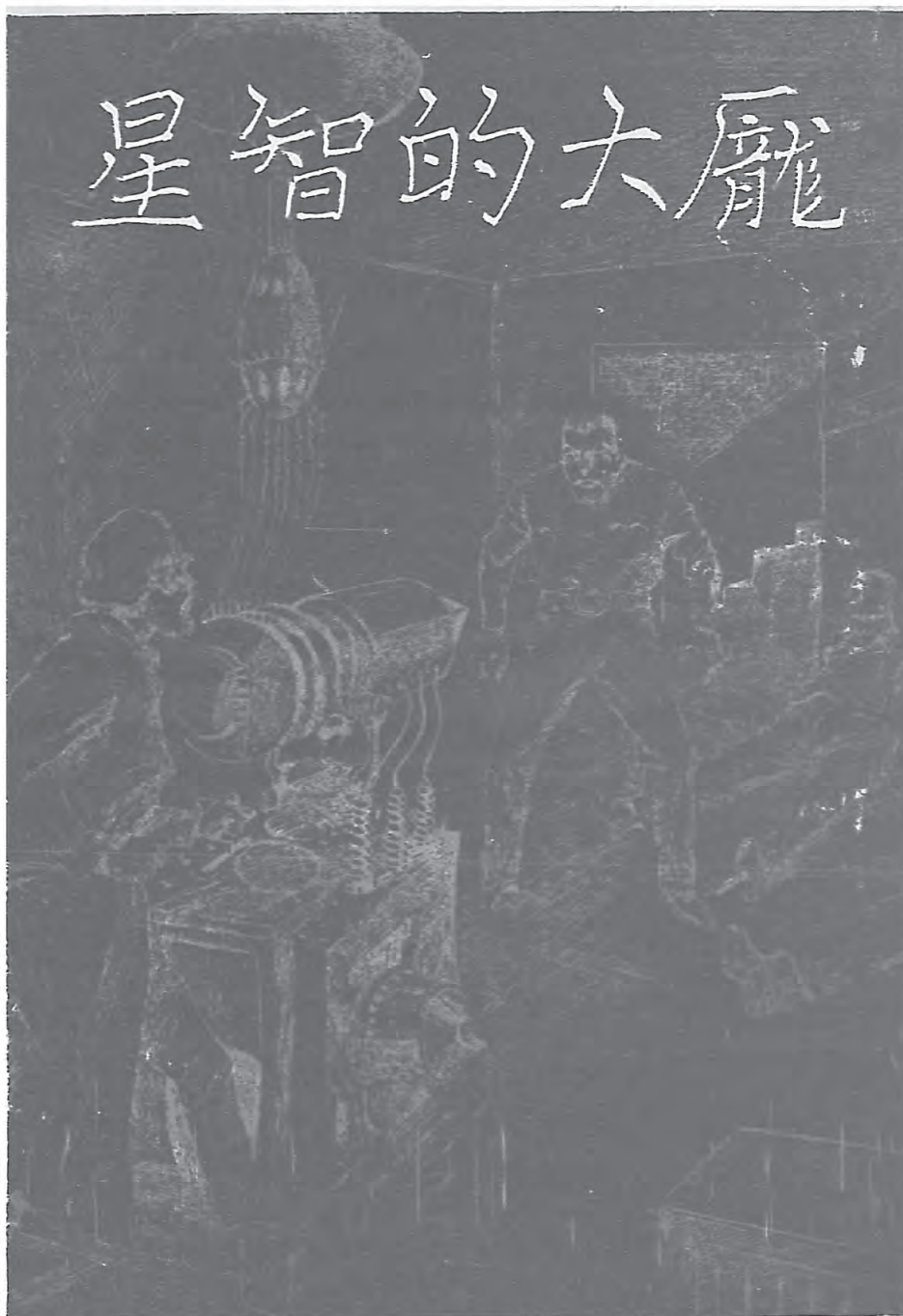


星智的大廳



JOHN RUSSELL FEARN 著
盧邵瀟容女士意譯
盧于道博士校閱

小科
說學

龐

大

的

智

星

序

去年科學畫報初出世時，怕讀者只看科學的文字感到乏味，故擬每一期或每兩期載一篇短篇科學小說。龐大的智星即被選爲第一篇。然而原文雖是短篇小說，譯作中文則非一二期內所能登完。因怕讀者每半月見一期科學畫報，對於本小說之前後事跡疏忘了，故又中止刊登。後來有讀者來信詢問，要知道智星的下落，要求載完此篇，於是再整理舊稿，零印單本，以饗讀者，此是本小說刊載而復停，停而又刊之大略經過。

大多數小說原是由事實經驗加以理想的結構而成，科學小說中其理想之成分更高。如本篇內所敘大偉艾頓，盧教授，宋博士三人製造綜合人——智星——以及智星所用之各種機器等，皆似乎不可能。因此讀者或許感到此小說有若我們之封神榜西遊記之類，近乎神怪。不過假使讀者讀之能感到興趣，則本小說之第

一使命算達到了。

但科學之發明，往往是尋常人以為不可能者使之可能。海陸空中汽船火車飛機之出現，電話電報電視電影之成功，其中有好些為我們前輩所認為幻想者，今已次第成為事實。例如本小說中所述創造綜合人，今日有人為細胞發生法 (artificial parthenogenesis) 隱示其可能性。尋常卵細胞因發生而分裂，第一步必須受精。現在能使卵細胞不受精亦能開始分裂，例如海膽 (sea urchin) 之卵放在高調溶液中 (hypertonic solution)，或蚌卵 (Cunningia) 稍溫之，或蛙卵用針刺傷其表面，皆能使各種卵細胞分裂而發達成尋常動物。將來人之卵細胞亦未始不能用人工方法使之分裂長成人。其他若癱瘓器，死光，射赴火星之火箭，亦皆今日人類正在研究之事物，成功之期或不遠。讀此小說，或能引起科學研究之興趣，此則和神怪之封神榜西遊記諸小說有所不同。

此小說半在去年赴川開科學社年會時途中譯成，半在此半年來治家之餘繼續

完就，因直譯較難，故意譯之，或有疏漏，請讀者原諒本書之譯者。

盧于道，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目次

- 一 意見紛紜
- 二 智星之創造
- 三 楠回來了
- 四 到新倫敦去
- 五 在工廠中
- 六 天才老教授
- 七 楠失蹤了
- 八 智星的計劃
- 九 老教授之死
- 十 火星上人

十一 蓋爾的計劃

十二 智星之末日

十三 地球冰凍後的新世界

科學
小說 龐大的智星

一 意見紛紜

在一個設備完美的實驗室中，三個人沉思地站在那裏，各人手中拿了一束紙，紙上載着許多乾燥的數學公式以及人體解剖圖形，上面修改得很利害……

【紜 紛 見 意】
三人中最高者爲化學研究教授宋博士，身高而肩寬，約莫有四十三歲，一聲不響地在研究他自己的一束紙，額上露出沉思的綉紋，灰色眼睛正凝視着，黑髮亦蓬鬆紊亂……

在他隔壁一人亦是同樣地呆瞪着，年事較高，面上較爲和藹，不若前者之嵌



板——解剖研究教授盧司是也。

第三個人爲大偉艾頓，一個身體健偉的青年人，亂髮明眸，方正面孔，留神地注意其年長者，兩手插在實驗衣袋中……

現在宋博士將紙放在桌上，注視其二同伴。再三深思之後，乃啓齒曰：『大偉！很好！你的確發現了些好東西！恭喜！恭喜！』這幾個字冷淡地放出來，因爲宋博士對任何事物，無論如何奇異，從未有特別熱誠過，無怪乎其同事們都喊他爲冷血的。

盧教授亦放下紙張，一手很親善地放在大偉肩上說：『對的，孩子！你發現了些增高我們人類天才的東西——牠可以救濟我們纏綿不振的智力。你想出這富於腦力的綜合物公式，就是智慧之神，將爲地球上最睿敏的心靈。』

大偉微微笑着說：『謝謝你！盧教授：然而我雖找出公式，無奈一個人不能勝任此事，我的解剖及化學知識太有限，所以要請二位來共同參與此事，使此活

物實現，以促世界進化。」

盧教授點頭曰：『當然！你放心，我們可以極其誠懇地合作。宋！你說是麼？』

『當然！當然！』宋博士亦同意，於是轉向青年人：『艾頓先生！告訴我：你怎會發生此項思想？怎會寫得出公式來？』

『這個！』大偉說：『我在大學時代——我離開那裏已二年了——看了許多的醫書，如解剖學研究，斯文屯之腦作用學說等等，從這些書中我知道每個人原有的腦子幾乎五倍於其尋常所應用者。那末我就奇怪爲什麼任其廢棄呢？照現在普通流行的學說，我們是由下等動物昇上來的；所以此額外的腦質，當然不是由較人更高等的動物遺留下來，這是不是爲將來之用呢！我們當然知道了！』

『但是，諸君！自然界構造無數千萬人，其腦之容量相同，是不會錯的——那末差些什麼呢？關於此過分的腦容量，我曾和解剖學教授討論過，我們覺得人

【 紜 紛 見 意 】

類的腦容量恐怕老是如此，將來還是不變，但是由於過去許多年代的經驗看來，將來總有一日我們的智力增高，我們的腦子會全個使用——但是現在時候未到。」

二人聽得津津有味，各點其首，眼睛注視此目光炯炯之青年天才。

大偉再接着說：「你們不要當我是一個牧師，我且再解釋其餘的罷！於是我更進一步研究腦子，仔細觀察那神祕的大腦皮層以及連住兩邊大腦半球之胼胝體等，並又討論神經衝動作用。我曾解剖過一具屍體——若工程師研究精巧的機器一般——看如何可以由那些額外的腦質得到許多新權力。我覺得此事外科手續無論如何精巧，總不能在活人的身上實驗而那人不至於死。我們腦內所缺乏者乃是我們用着的部分和未用着部分間之神經連絡。我們只能有斷碎的思想，不完善的領悟，但是——這是主要點——若有神經連結，使腦的全部都能使用，那末人類就能充分使用其腦力，就是思想能力五倍於我們現在所有了。由此為基礎我乃作成我的公式，此公式宋博士以為對否？」

『極好！極好！』宋頻頻點頭。

『那就很好！如我所說，我覺得用活人實驗既不可能，所以惟一辦法，就是創造一個綜合人，製造能吃得住這麼大腦力之神經，使腦子若我所設計的那般連結起來就成了。那是一個龐大的智星！盧教授！現在是你的範圍了。我們只要將人體各分子照樣做着，意思就是編那原生質——並在身體細胞內重建核質——即染色體，那是你的事業了。我不知道如何做造人體各分子，或如何使各分子加上生命，我在公式內就竭力提到了，表示何者要用過分的腦力……』

教授點着頭，又沉思研究其論文。他最後抬起頭說：『孩子！其間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但是我要仔細預備，尚須化些時候。』

【**見 意**】
大偉點首曰：『當然，過些時候不要緊，我們中沒有人能單獨工作的。假使此綜合人成功，那就是新世紀之紀元了！超智慧人的時代！我們由造物者看起來，自然微乎其微，假使由此進化，又有什麼關係？』

教授靜靜地問道：「大偉！你會考慮到此綜合人是沒有靈魂的麼？我們似不能製造一個綜合的靈魂。」

「我想這件事可以不必理會，」大偉說：「我覺得靈魂不過是情緒之總名辭——善良的情緒，亦如呼吸機關一般自然。我理想中的活物沒有靈魂，並無性別——但是我希望牠對其智慧較遜的對方，不要有殘酷的意嚮。」

「唔！……或許可以，」教授肩膊一聳，灰色眼睛表示一種懷疑說：「那要看來算了。」

博士接着說：「我贊成大偉的意見，我亦相信靈魂與情緒有關，都不過是身體上一種衝動——現在尙不大明瞭。」

盧教授搖頭道：「朋友，我就不是這麼看法。靈魂是上帝所賜予，不是人手製成的。自然界在靈魂上封以不可見性——沒有人能懂得牠——自有一種上帝式的神聖和我們相隔離。這是我們各人都有的某種東西。但是當然，」——他略笑

着——『我的意見可不必闢入此問題內。』

宋博士冷然說：『當然不必。我們應幹事情太多，亦無暇任個人意見影響及種種細微之處了。』

教授微微一驚，亦不理會。

大偉看看他們，說：『讓這個問題擱過一邊吧。我知道二位工作起來，都得費些時候——當然這個實驗室隨時都可供你們用。我會告訴約士孟，關於實驗室應用的事物，他自會預備好……那末我們大家再在什麼時候仔細討論呢？』

『再過一禮拜我可以預備好了。博士，你怎樣呢？』

『好的，我們就在下星期三下午七點鐘好不好？』宋說時望着大偉。

大偉回答說：『很好！諸君，盼望我們都成功！』

盧教授很有把握說：『沒有失敗的理由。我們要創造一個主宰的心靈，——或如你所說——一個龐大的智星！』

這二個科學家告辭之後，大偉慢慢沉思地回到圖書室，一路只回想過去幾個鐘頭所作所說者，手停在圖書室的門上；他的男僕約士孟靜靜地走來，向着他說：

「康尼士貝小姐在圖書室內，先生。她大概半個鐘頭前來的，我告訴她說你在實驗室，她不要打擾你，就在圖書室等着。」

「很好！約士孟。噢！還有：宋博士及盧教授或者常會到此實驗室來，即使我不在，你讓他們自由任用吧。」

「是是，先生。」

大偉乃跑入圖書室，伸手歡迎和他年齡相做的女士，她由爐前椅中站起身來說：

「大偉，你讓我候了半個鐘頭，將何以自解呢？」

他握住她兩手笑了，靜靜地看着她——深灰眼睛，金黃頭髮，挺直鼻子，靈

敏口齒，堅忍小頰，完全沒有酒渦，表示意志很強，目標很堅。

他說：「楠，三年之後，我有要事時，你仍要拉着我來陪你，是不是？親愛的，難爲情吧？」

她反駁說：「好，我是不要緊的，我們訂婚剛三個月，你就這般待我，那末三年之後又將如何了？」

說着，二人都笑起來了，大偉一邊挽住她的腰，走向椅上坐下，問道：「楠，到底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她含混地答說：「我進城去，路過此地，就進來看看你神祕的祕密到底進行得如何了？」說時又笑，「偉，告訴我，這是一個什麼祕密！」她深奧的眼光使大偉再亦不能保留他的祕密了！

他說：「楠，我很抱歉，現在尙未發現什麼，但是兩個有名科學家之合作，是有把握的了。」

「你已得到他們的合作了麼？」

「對，就是今天下午約定的。你聽見過宋亞倍博士和盧司教授吧？」

「聽見說過，可是你到底發現些什麼？偉，你怎會要用着二個人呢？我知道你很富，但是他們所費不至很多麼？」

大偉大笑說：「楠，看你的心，他們是幫我忙呀！你看我們三人正在合作，想實現我的學說——創造一個龐大的智星，一個腦力異常強盛的人。」

「一個——一個什麼？」她顯然很驚駭，眼睛張大看他。

「楠，一個綜合人——第一個非血肉的人其智力超過我們有五倍多。你看，是這樣的……」他於是告訴她一切專門的地方。

講完之後，楠靜靜地坐着，好一會。她顯然呆了，大偉以為她是想去跳舞了！但是她的話使他驚訝，大失所望，若冰一般地使他失去任何主意了！

「大偉，我從未想到你會做這種事！」她說，音調低而切實。「我承認你是

【 意 見 紛 紜 】

漂亮，有不可否認的天才，想造這麼一個超智慧的人！但是我再不相信你是一個規矩善心正直的青年人了！你所計劃的是狂妄，我可以這麼說你！」

「但是，楠，只要你……」

「我們完了！」女士堅決地說！「科學固是人類進化之途，但用科學來創造活人，且給以超自然之智慧，那是胡鬧！你無權力可以作此事！」

大偉堅持地說：「爲什麼不能！這爲的是促進人類之進步。」

楠搖着頭，驚訝地喊道：「你會這麼昏愴！我不如省幾句話罷。假使你一定進行此種計劃，其結果，你會創造一個妖怪出來，這是很嚴重的事啊！」

大偉冷淡地回答道：「像地獄裏妖精精靈！你以爲實驗室裏造出來的人沒有靈魂，我不相信。……楠！你何必管我呢？我的工作與我們二人間的情感有何關係？」

她看別處回答道：「當然，你所做的工作，就反映你個人的性情，因爲這是

你自己挑作的。你或者不肯認錯，但由我，一個女子的眼光看來，這計劃誠太危險了，你想打破支配生命的法則……」忽然，她站起來，整其衣裙，堅決地說：

「大偉，我們之間，一切都完了。我不能和一個想創造智慧妖怪的人發生關係，凡女子都反對此事！」

大偉亦站起來，他寬而有力的二手抓住她的肩說：「你意思是假使我繼續此項工作，你即將離開我——冷酷地離開我麼？」

「是，大偉。你不要以為這是很容易的事。你是男子，我傾心愛你——你是科學家，則我恨你！我或科學，隨你挑選吧！」

談話中止了，大偉臉上表現着精神上衝突的各種表情。忽然他二手溫柔地由她肩上垂下，看向別處了。他苦聲地說：「楠，我現在不能自拔了，全個計劃已在進行，像一部機器已轉不能復停。」他說時聲調更堅，目光如炬——「我想你誤解了，楠！你何必阻擋進步，進步之階上放以障礙。你誠可不必在一邊幫我

忙，你可有你自己的意見，因為你是一個女子。但我還是要創造智星，你日後看出好處，自會來求恕的……」

她負氣說：「很好——你亦很能捧你自己。我想你的智星只會破壞世界，再見吧！」她脚跟一尖，向門而去。

大偉急急喊住：「楠，楠，我不是那麼存心的——」但她充耳不聞，態度冷淡，關上門自去了。

當天晚上，大偉接到本埠最後一班信。將信拆開，他見裏面有一只金戒指，上綴三顆鑽石；一張小信紙，頗有些兒香氣，光滑的一面，寫着下列字句：

「記住，我仍愛大偉艾頓這個人——但誓根科學家的他。你知道怎樣做去——直至我甚至不願聞你的信息！
楠心，康尼士貝」

大偉慢慢地將戒指放入衣袋，丟下小紙，淡淡一笑——忽然踢開櫥子，走過字紙箋離開圖書室。深深地呼吸着，自言自語道：「大偉，你是多麼傻！」

二 智星之創造

過了幾天之後，大偉想想自己的短處，以及粗暴的言語；但一會又回到工作上去，他已深入科學研究之底蘊，楠的思想在腦裏亦沒有什麼纏綿了。他認她爲頑固的姑娘，在思想進步階中是一個障礙，她可以如此因爲是一個女子。有時在思想許多科學事實時，間常衝出她的印象，使他嗟嘆——他不自覺地，重溫心目中的她，不自覺地幾乎要誣他自己。好像每次都看見他自己變成更冷酷，更似機械而不近人情了……有時他自己辯論，或者她較他看得更遠，那智星會是可怕的妖怪，爲一切事物理想之破壞者……

『罷了！』大偉粗聲地說，又回到中止的工作上去，無精打彩地常看背心袋裏取出來的戒子……

一個星期之後，宋博士及盧教授準時而到——博士和以前一般鎮靜，盧司則

正如其年齡所示，柔和而熱誠。他簡單地說着，好像在演說，結論很是清楚：他說：

『大偉，出乎你意料之外，我未曾製造原生質，但拼成了組合人體的各分子。將各分子混在一起，我們即有實驗所要的架子了。第二步我們要製造化學分子，與人類軀始時同樣的化學作用。我們的綜合人成形之後，再使之有接受強腦力的神經；最後將一切腦細胞連合起來，完成此活物。我的計算表示成長必非常之快，在一個月或六禮拜內，此人即由第一個分子而為成人。牠和我們有三點分別——思想特別廣博，完全無性作用，絕對沒有靈魂！』

『其實將一切所需物放在一起，還不要五個鐘頭；以後不過是勇猛不停的發展，由孩子以至成人。我們可以使牠立即成人，但是漸漸成長，使牠更有充分時間發展智力及思想。牠會需要多量的食物，以補充發長時所排洩的廢物；最後牠自然用我們同樣的食物，成為一個人。』

博士道：『你想牠將在何物內成長呢？』

『一只玻璃盒與外界空氣隔絕，熱至華氏九十八度，他長大時溫度逐日降低，及至與我們一般。』教授的回答。

『那一種玻璃？爲什麼要用玻璃？』大偉問。

『只要普通四分之一英寸玻璃就行，不過盒子要定做。用玻璃的理由就是我們可以看得透。還有，我們要用，能刺激化學作用，特別配光的鏡子，使光穿過去。』

博士道：『假使活物不變成人，而是別種東西，如狗或一個不可思議的怪物，則又將如何？』

『這是不會的。』教授說：『我們處處都以人的分子組合牠——鳥獸和魚的構造完全不同。人類都有二腿二臂一軀幹——身子——這是我們行星上的產物，即使有些錯誤，我們到那時再可造些什麼來補救的。』

大偉又說：「我還不大明白，活物的腦子待各分子成形之後，再放在適當的地方？那是博士的事，智慧必須像無線電機一般，處處接好。」

「那時候，我想將引起化學作用的光線，暫時切斷，使牠暫時停止生長。」

「對的，博士工作完成時，生長又可繼續進行。」

「但是除非教牠，牠是什麼都不懂的。」大偉又提議說：「這層我們未加考慮。」

「牠用不着要我們教，如小孩用不着教他哭一般。牠會看我們的心而讀而學習，天天聚集智識。」

宋博士做他那麼聲氣問道：「那末引起化學作用的光線將是什麼作用呢？是否日光，日光是人類生命之源呢？」

盧教授說：「問題就是應不應該用日光？創世黑暗時代，我們怎知道是日光引起生命的？或者地球上某種情形引起生命亦未可知……這個問題我還沒有解決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不能使沒有生命的原子分子起生命，除非我們知道牠的化學反應。讓我再想想去，再找出一個適當的公式來，我們什麼都已備了……
……只差那一着。」

三人再會見，是在二天之後了。

教授勝利地說：「我相信宋的主張是對的。要原生質發展，太陽光是必需的——但只限於其中某部分。」

博士冷淡地回答道：「我再不能想到別種引起生命作用的媒介了。」

「我相信引起那反應的光必有高度的電力，會分裂原子，放出所謂生命那種強力。還有二種光是少不了的——其一即紫外光。此光透過玻璃會失去強力，所以我們還得設法弄直接的光線。第二種光的光波尚在紫外光之下，即電光。這二種光合起來可以創造生命！現在我們先設計一個放光機，此機完成後，再取些材料試試光之作用。如能發生化學作用，我們就走上成功之路了。讓我計劃——計

劃那放光機及玻璃盒子……

二星期後，這三位科學家熱烈地合作，想改進智能較低的世界。他們照着一定的方向做去，工作忘倦，及至十四日終了，造成放光機，八尺長三尺寬，邊上一口可插入紫外光鏡頭子。已造成的人爲原生質，像是一種模糊的氣體，教授自己亦未將此次實驗所用物製造二份。

宋博士看看那玻璃盒內少量的氣體，再看看放光機，低聲地說：

「教授，着手進行吧。大偉，預備好了麼？」

大偉毅然曰：「好了！」

教授撥動發光機時，手微顫，即見一種紫灰色光線，邊上襯以黃光，由鏡頭子間射至玻璃盒……實驗室很遠的角上，放光機有節奏地哼着……博士仍若平常很仔細的樣子，看盒旁之寒暑表及氣壓表，很是滿意。於是二手插入衣袋中，鋼灰色眼睛轉注於盒中東西的變化。

約有二十分鐘不見動靜。教授似乎在沉思集中注意；大偉皺着眉留着神；宋博士注意之外仍露笑容。

忽然，三人都覺一驚，氣體動起來了……跳起來了！波動着若夢魘之變幻。教授深深地呼吸着，繼續不斷地將光射入器中。

時光過去。此物很快地長大，最後乃成爲一個橢圓形物體，並有規則地跳動着。

盧教授將機器關上，喃喃地道：

『居然活了！』這一剎那間他覺得異常興奮。

那橢圓形東西在玻璃盒內像一個蠶繭，現在中止生長了，緊而無毛的皮上突然跳動，明明表示着心之跳動。

『這——這真奇怪！』大偉輕輕地說：忽而驚喊道：『看他停止心跳了！看哪！』

博士點頭說：『對呀！惟一理由，是餓了。教授我們該餵食了，應該注射了。我們不可不防此着。』

教授亦接着說：『是的，應該。』說時，心神恍惚。好似被他親手製成的怪物迷住了。可是這是決無問題的，化學物理數學不滅的聯合公式是不會欺人的，他站住很久，看那無聲無嗅的東西。

後來博士簡單地問道：『你在想什麼？』

教授答時，稍搖其首：『可惜智星不會有靈魂了。我總覺得我們太隨便了！』

大偉黯然接着道：『我未婚妻亦爲此與我決裂！』

教授肩一聳再看那玻璃盒道：『是麼？大偉。一個女人的直覺，常會超過科學家之所及。』

博士忍不住插口說：『算了吧！你沒有聽說過保守主義麼？——那一種固執成見——不肯讓任何事物稍稍從俗套中有所更改。大偉！那就是你未婚妻的見

解。要使此實驗成功，我們不能讓任何別的意見來分歧我們的目標。」

大偉堅決地回答說：「博士，感謝你將我未婚妻的問題攔住不談了。」

宋聳聳肩說：「大偉，請你恕我！我的話也許逆耳，意見上或有反對你未婚妻的地方，請你勿介意。我對於自己所說的一切，並非有意。然而我們必須將事物看清楚，我們現在不能再往後退了。」

「我亦不欲後退。」教授說：

宋似以旁觀者的地位，加上一句說：「假使你們退出了，我一個人仍要創造

智星。記住！我知道那全個公式。」

教授苦笑地答道：「我亦知道。然而我們最好照原來計劃進行。」

「很好！」宋接着說：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九日下午，正三點鐘，是他們開始製造智星的日期……現在葫蘆內賣的是什麼藥雖尙未定，而以前實驗時一切紛歧的意見，此刻早已消滅

了。

玻璃盒內息着的小東西，依照公式是會變成人的。一切都預備就緒之後，三人肅靜無聲。教授靜靜地播動放光機，和先前一般，紫灰光，外有黃圈，照着盒內的小物。

大偉不自在地移動着，注意着。博士仔細地看那營養動物的有機化合物。只有那放光機的響聲，打破當時靜寂的空氣。

幾分鐘過去了，這幾分鐘過得非常緊張，他們三人都未曾經驗過……忽然間，像昨天那麼奇怪的事又發生了！那小東西又動，變成特別的怪形狀，又停住，澎漲，雖然很慢。但看得出來……於是顯着身材的外形了。

教授氣急地說：「快餵，宋，快注射！」於是將機器又關上一回兒。

博士立刻實行，用注射針由橡皮管注入玻璃盒，不使盒內空氣出來，亦不讓外面空氣進去……

工作進行着，活物逐漸生長，逐漸由無形而至看得出形狀了。

工作至少須繼續十四天，所以大偉告訴約士孟一切需要的設備……試驗開始的第二天，仍須不斷的注射，他們驚駭之心亦隨之俱增，三人靜悄悄地不時探視此活物……

在第四天，博士即施以很精細的手術，又加入綜合腦子。以最巧妙的方法連結神經及細胞，腦子上尋常所不用的部分亦均連結起來了……此後，活物即生長……生長！

過了一個禮拜，玻璃盒內的溫度已降低至實驗室一般了。光線照在活物身上——現在正如他們所預料，成了一個年近十二歲的尋常小孩了。身體完美，前額發達。眼深黑有光，已能透視。三個科學家心中非常駭異，好像智力已鑽入其腦中——其實早已鑽入了。他們以為活物正在學習一切的知識……

第九天，教授說道：『他將成為超人的天才。宋，我覺得實驗似已成功了。』

宋回答道：『我知道，我亦只能這麼自信。』

大偉道：『我想楠一定是錯的。我們會獻給世界一個奇異的智星，智星將消滅我們間一切參差的異見。』

教授承認說：『對的。』語音中含有同樣的興奮。

又過了六天，三個科學家心神的結晶由玻璃盒中走出來了。智星大概有五尺八寸高，肩雖不豐但甚寬，各部分都長得很完備，面部方正而無表情，成象牙白色——嘴唇薄成平直綫……髮黑，光滑若絲，從高寬的前額上往後倒。從各方面看來，智星顯有一種不大悅人的唯物性；無形中表示着支配人，鐵面無私，甚至若最殘酷的人那種情面都沒有……

教授看着那鐵面，心中有些快快。他沉思的眼光貯滿憂愁的色彩，好似結果完全非他所望，他失望了，此人大有野蠻性的標幟呢。

博士則得意異常；大偉立在一旁沉思，尙無意見表示……智星毫無自然的態

度，其無情及唯物性異常奇怪；此第一個綜合人，就反映着人手之粗笨及實驗室之拙作。

三人注視他那深黑的眼睛，見其深處綠光閃閃，好像黑暗中所見之貓眼。凶餓迫人，不可久視。

最後智星緩緩地，無情地，完全機械地說：「諸位先生，你們以人爲化合物創造了我，並用人爲的方法，給我智慧五倍於你們所有。從你們心中，我已習得了地球上整個情形及世間一切知識。此外我能述說各國語言；你們最高深的數學公式，在我比如兒戲，我看來非常好笑。實在你們智力程度非常的低。」

博士沉着地回答道：「那我們知道，但是你不要忘了我們有創造你的智能！」

智星硬聲氣說：「這是一種兒戲。顯然你們只重複你們自己身體的各分子，再用紫外光及X光照之，又常注射些有機化合物。這是小兒式的簡單。」

「在你看來或者是的，但於我們則已很難。」宋說：

「我可不可以測驗你的智慧？」大偉說時，走向智星前來。

冷淡的聲音回答道：「隨你問好了！我已由你心中知道了你的問題——但是你仍問來罷。」

「好，先來簡單些的，我袋裏有一隻錶你從未見過，是什麼號子？」

「A013912，在玻璃上記着，是純金的，由你父親傳給你，你父名單尼艾頓。」

「對的，我再問你，四度空間是什麼？」

「四度空間是空間之速度，又有第五度及第六度空間，宇宙之間共有十八度。我來替你解釋出來吧。」

大偉即間斷道：「不必不必。那「空間之速度」倒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是一個科學家，但從未聽見過那個名辭。」

「你不會懂的，這就是第四度空間——」說着就不見了。

大偉喊道：「他不見了！快，我們要——」

在空中忽然有那熟聞的聲音：「等一會兒！我是在第四度空間；我能任意在時間上前後移動，時間都成直角的。時間是第五度，時間內容是第六度。這些都純粹是數學觀念，我不知道你們懂不懂……」以後即聞噪雜聲，智星即又出現了。

「你們看，走進第四度空間及走出第四度空間都是異常簡單。我替你們把方程式列出來罷。」

博士靜靜回答道：「那可不必。數學上你以為孩子式玩玩者，我們看來是太複雜了。」

智星就聳聳肩說：「好……現在我要離開你們，到一個奇異的世界上去。此世界你們以為很好了，但是一切必須改過，我就去做改進工作去！」

大偉兩臂一橫阻止道：「但是你不能到外面去，將代代傳下來的法律改動

的！」

冷淡的聲音反駁道：「爲什麼不能！你造我爲的是改進世界。」

「是的，不過要顧慮勿擾動整個的社會。」教授說：「智星却眼向着他道：「我管不了什麼法律規則，愚人的法律只是爲愚人而設的！那些都要掠過一邊！凡在我進行路上有阻礙的都要移動。我去，先預備做統治世界的主人，再由人類中挑出心靈較高者，訓練之使瞭解那新世紀。我不須你們的幫助，你們智力都太弱了。」

教授戰顛地說：「等一回兒！假使你去實行你的計劃，全世界必被顛倒！你要聽從我們，我們是你的主人！」

智星不動，好像他並無感覺，只以堅持的聲音說：「我可不認什麼主人。我惟一的主人是較我心靈更高的人！找他出來，我就受他控制了。」

三位科學家面面相覷，他們的熱望頓成泡影。他們悔恨着，想到當時忘記放進一個因子——即智星亦當有他自己的個性……」

忽然，教授喊道：『你不能！不許！假使你敢離開實驗室，我就要強迫了。我將用電棒阻止你，此力你是躲不開的！』

即聞一個大聲的回答：『你再不能有留住我的權力了。我走了——我們也許再見。』

『停止！』教授立着吩咐。

智星半望着外，漸漸轉身向那年長科學家；惡眼漸漸張開，綠光逼人……老科學家即在宋及大偉二人前面無聲地倒下了……

大偉驚極而呼：『天哪！』即跪在教授身旁。仰望博士，臉上亦呈異狀。大偉呼吸急促，喊道：

『死了！宋，他是死了！』

智星冷然說：『他阻礙我的前程，所以我用心力毀滅他。』

宋博士突然臉色一轉，表示敬畏道：『我正夢想心力殺人者，此力足以制服

世界而有餘。你聽我說：智星！我願幫你的忙，追隨你的左右……此幼稚的世界，太富於愚頑之成律。相信我做你的助手吧！

智星回答道：「我看你的心是可以訓練的；你沒有什麼情感，你不怕，你很冷酷！隨我來吧！」

大偉跳起來抓住宋的手臂道：「這是什麼意思？宋！你看我捲入這麼一個漩渦，別人會指我暗殺教授的。」

博士點首曰：「或許會。然而這時各人只能自選其道。我選了智星，跟他似乎妥當些。」

大偉大罵道：「你這惡棍——你這奸徒——」忽然停在一旁，博士和智星都不見了，只聞隱約有聲叫道：「大偉你好！我們由第四度空間離開你，但是不久的……」

大偉大罵。衷心似覺有惡運之將至。

三 楠回來了

宋博士與智星走失後的數星期，大偉艾頓頓覺寂悶。還有他自己知道他是處在殺人的嫌疑中，他也許因為殺死了盧教授而受終身徒刑……他覺得自己處在異常危險的地位，其理由就是他已決定不願發表關於創造智星的任何消息。因為他很明白知道法律不會相信這種幻想的；假使相信，這只會使他的地位更壞。甚至人會說他是瘋子，這亦並非不可能的……

那些法律上瑣屑地方只是單調地冷酷無情地進行着；忽而解釋，既而又審查，一轉又一轉。大偉的前程逐漸被破壞了，他的人格是被侮蔑了——他一切的德性，志趣，以及榮耀的前程都被毀滅了，好像撕去一件衣裳一般……於此煩瑣，曲折，嚴密的審判中，居然來了一位病理學家，加希培博士，他非常機警聰明，又善辭令，他申述檢驗教授屍體之結果，發現一種特別的腦病。

教授之致命傷乃是此病。

大偉聽到此種雄辯，不禁呆住。這個奇怪而不出名的病理學家，口中只吐露流利的辭句，好像是從另一喉頭上放射出來。灰色眼睛只望空處溜，兩臂機械地鼓動着，以大偉科學家的眼光看來，顯然有種奇怪的智力催眠着他，支配他的言語——他顯受一種莫明其妙的力所命令……

大偉只看此神祕的事實而驚奇。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他已失去時間的知覺了，直至後來公堂上明白地宣判『無罪！』清晰而尖銳，若一把刀切在喃喃的暗流中。

大偉迷糊糊地看那小病理學家驚人的權力，拯救他的生命和名譽。忽然間加希培擠在那公堂的羣衆中不見了……大偉竭力想會見他，想和他談話，探知內中正真的情形，但都未成功。

過了幾天之後，大偉漸由嚴重的環境中回復過來了。他再把放心收回，放在

他目前的事業上；然而一個人單獨去擔任此事，過於沉重，自始即覺膽怯。於是想到鄉間去逍遙一天。至晚踱步回來，嚴寒的隆冬已過，早春三月之晚上異常溫和，纖弱的月光從東方橙色的晚霞中透出來。

大偉緩緩地坐在後院的草地上，寂寥而失望。

他輕輕地自言說：『我發了什麼昏會造出那樣怪物來！我而今確信補一定是對的！現在我如此孤寂——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存在，沒有一個可信托的朋友！我將如何取決此嚴重的問題呢？……不能設想。』

他慢慢地拿出煙斗，裝滿了煙。慢慢地擦火，慢慢地噓出青煙於靜穆的大氣中，他一件一件的追想往事，星光自空中閃着他。

最後他自言自語說：『我決不能一個人過日子！』

說着緩緩地站起身來，繼續尋思。當他轉身回室的時候，一個嬌小活潑的影子橫在他的眼前。

「噫——楠呢？」他失驚而歡呼，一邊取下嘴上的煙斗。「你怎會到這裏來的？我多麼歡迎你！我——我生平從未有過像現在這樣需要一個知心人來談談話！」

晚空中淡灰色的微光映在這女孩子的嫩頰上，早春的和風吹着她帽邊下散着的金髮。但是她蒼白的顏色，刺痛了大偉的心胸。她低聲柔氣地說：

「大偉，我一定要來看你的！我想要履行——履行我自己信上的約言，但是——噫，這真是太難了！我知道你會因殺人的嫌疑而受審判，我更決意來看你了！我來此不久，但已聽到你的私語。偉！你此後不必獨自掙扎，我決意來作你的伴侶，你說好嗎？」她說時幾乎羞不成聲。

【了來回楠】

「再好沒有了！我的楠，你正是從天而降！真的，有你在這我可以戰勝世界了！請到裏面坐去，一頓飯的工夫我可以把一切都奉告了。」大偉歡呼着，把煙斗塞入衣袋中。

他於是引她入室，一路上談此說彼，提到創造綜合人的技術一方面，真使她莫明其妙了。

他們在餐桌前坐定，她低聲說：「偉！你知道我不懂你科學的手續與科學的一切。請你談些經過的事實聽聽吧。」她一邊說一邊啜咖啡。

大偉微微苦笑：「楠，你說的有理，我用普通的話說來吧。你看，我不聽你的勸告，終至創出智星。但是現在——我想起來還是你的話對！」他說着交握自己的二手，憂抑地凝視對坐的她。

楠微微歎息：「偉！請你放懷！不必悲觀！此刻咖啡正熱，喝些吧。看，我已在此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了。你說創造智星，但是你又怎會做了殺人的嫌疑犯呢？「殺」是多麼惹耳的一個字，但是我們心心相印，我體諒你。請告我事實的經過吧！」

「事情是這樣的，」大偉說：「智星似乎是命定的世界統治者，但是老盧司

教授反對他，要他服從我們的命令。因此萬惡的智星竟以心力殺死了教授。奸詐的宋博士依附了智星，二人同時隱入第四度空間。所謂四度空間，我們最特出的科學家只能理喻，惟智星能實踐之。因此只留我一人在教授的屍畔，遂成爲重大的嫌疑犯了。」

「但是，偉，你又怎樣從嫌疑中解脫出來呢？」她好奇地問。

「一個向不出名的病理學家——加希培博士——拯救我的。他那特別流暢的辭令與顯明的事實，證明我無罪。楠！告訴你，那個病理學家是受人催眠的！」

「催眠的！」

「正是。他無意識地說話行動；一種莫明其妙的力支配着他，一言一動都聽着那力的主宰。力救了我的生命，而智星似乎就是那幕後的力。可是我不明白牠何以要救我的？」

「真奇怪！」楠深思地說，「正如你說智星何以要救你出險呢……我怕你已

【了來同楠】

做了危害世界的事了。」

「我知道，但是……嗚，我那時如肯聽你忠告的話！」

「你却不聽，致有今日。現在的問題是你將如何毀滅智星？」

「我毫無意見。楠，你想，那怪物異常聰明，我自己尙未計劃成功，牠許早已洞悉底蘊了！我越想到這個問題，衷心越感不安，我不知將何以自拔呢？」

「你不能捉住牠而殺之麼？」

大偉苦笑着說：「就像叫太陽不再發光一樣不容易。」

二人默然片刻，凝視那月光下展開的晚餐，覺得二個寂寞無助的靈魂在患難中倍感親切。

「偉！智星失蹤已數星期了，尙無顯著的影響給與世界，不很希奇麼？」楠問時抬頭望大偉。

「我亦想到這着，」大偉答時雙眉緊鎖。「然而我可預料災禍已近了。那怪

物如何行動或採取何種步驟統制全世界我們無法探悉。」

「正是。」她說時二手撐住下頷，沉入深思，過一會，她微微聳着肩，失望地注視他的苦臉。「偉，想開些吧，」她說，一手親密地放上他的臂，「苛責自己，亦屬無用。你創造智星時不知其結果如此，你的存心是好的。只要那怪物做些什麼事顯身出來，我們總有法子克制牠的——不要自餒呀！」

「也許……是的。」他答應時語聲顯露着萬分的無把握。

四 到新倫敦去

大偉與楠只希望智星碰到什麼惡運了，因為二年過去尙不聞有一件特異的新聞出現……以前的畏懼心至此已有相當的遏止。精密的理解已替代了惡魔的恐怖心……

他們在此二年中異常忙碌，忙而無功。他們想種種方法處置智星，但結果均歸失敗。那怪物如存在的話，他的才智足可稱謂機械家，偵探家，光學家，能預防任何物質的襲擊……

經過這一種嘗試，掙扎，失望，暫時的成功與悔心的失敗已將大偉從一個沒經驗的科學家而為一富有理解，真知灼見，勇敢不馴的成人了。有楠為伴侶——她已是他的妻了，他們於會合後的那個夏季結婚的——他天天努力於找求方法去安置或毀滅他自己的創造物……

一九四零年六月八日，智星失蹤後兩年——十數個國家的政治與國際關係上顯示一種不尋常的事實——無目的無意義的騷動遍佈國際間。更奇怪的是各國政治領袖均有突然不尋常的改變。此中原因誰都不明白，領袖們亦沒有一個肯表白出來。新倫敦中區各國統治者有一個大集會，世界各國大使，代表雲集，會議日程簡說之有：維持世界和平，各國解除武裝，設誓保障國際貿易，廢去關稅壁壘，與戰債賠款——將以前妨礙世界和平的攻守計劃作一總結。

各國人民聽到此種宣言，毀譽不一。當然，此中有野心十足的分子不安於休戰，但也有一小部分宣揚着這個大集會，熱望牠的成功。這個轟動世界的大集會早成爲各國人民談資的核心。國際公法有一個大變動，增替了不少權力。六月終——在一個酷熱的夏季——半打世界最有名的國家已絕無異議地讚成以一個領袖統治全世界的組織法——一個道德上制馭各國的世界之王。日本，英國，美國，奧國，中國連俄國也贊同這種新改革而無異議。

全世界驚奇地注意着。意外的成就漸漸地實現了。烏托邦似乎真將建於此世界……

八月中全世界贊成選舉世界的領袖。每一個人想爲此共同的目的而合作。世界語訓練所已提出討論了……

八月最後的一禮拜，社會政治各方面改革大致完成之後，一個特異的人物出現於人叢間——一個富有統治力的人物誰都不敢反對他。他安閒地選出二千世界最有名的專家——建築，治軍，航行，工程，如此類推。誰都從不知有這個奇人，而聰明能幹的專家竟肯依他的命令行事。有人以爲他是一個外科醫生。

更可驚的世界居民也都服從這奇人所發的命令。自也有人掙扎着想打倒他，二百個最聰明的腦子聯合起來想抵抗此人，以解放被催眠的羣衆。

可驚的結果是二百瘋人被送入瘋人院，無法處置。

此後再沒有人輕視此突起的怪人了。人民都好像是受了催眠似的：他們違願

地贊助一個世界領袖的計劃，履行種種我們視為不可能的事實。怪人有絕對的統制力，能強迫他人遵行他每一個命令。

入冬，這個莫大的改革已使世界換了一付面目。從前左右一國金融的廣度通衢消滅了，另建一新式的鋼骨尖塔，由窗外望去，全屋自巔至地都可入目。這種建築物遍滿各國。依舊法這種房子總得費幾百年功夫纔得建成，但是世界之王發明一種特別機器，能於一小時內建了起來。這是機器萬能時代。

世界語的訓練很快，因此舊式的通商款式均完全停止了。食品與飲料各國均在一定的時間預備着供給他自己的國民。取消金錢制，停發工資，但是工作照舊進行。以數字替代人名，每人都穿着同一的制服，看衣者地位的高低，制服上花紋稍有出入，二千當選專家們的制服都繡着「世界統治者」的頭銜……羣衆亦無嫉妒的理由，他們極蒙優待，但是固定的工作，與不自由的處境，亦使他們暗萌叛志；可是誰敢反抗這個殘忍地製造新法規的怪人……

一九四一年六月，大偉與其妻瞻仰着此世界的改革覺得憂懼而驚心。他們私幸在地窖中作試驗，避免智星的偵察。因為他逐日巡視着幾個流居國境上有數的舊人物呢。

大偉嚴肅地說：『智星無疑地已獲得統治權，楠我們似乎漸漸被迫到無地自容了。』

她一時默然。愁視實驗室的四週。那裏她和大偉曾費二年多的光陰想試驗一種方法除滅全能的智星，而結果是慘敗了。無數試驗用具，望遠鏡，放光器，思想量器——她一眼瞟過這種種陳設很感失望。最後她聳聳肩膀，憂靜地說：

『大偉，我們用盡方法，至終沒有成效。我想走進他的國去，就作他的俘虜，或能因此找到一種辦法，降服此怪物。』

『我的愛妻，這不是尋常辦法，你知道工人少有機會親近領袖的；你已從望遠鏡中看到過，亦會聽到過了。』大偉回答着。

「普通的工人倒是如此。但是我們的長處是知道智星的來歷，如何創造出來等等。我想我們必能得一機會」。她頗自信地反駁着。

大偉苦笑地說：「萬萬分之一的希望，楠，也許尚不至此。智星知道我們的遷移，我們在比愛因斯坦更聰明無數倍的人手中，真像二個赤嬰般之無用了。」

「你小視了我，大偉。我知道自己已是處在怎樣的一種環境中，我與你有同等程度的見解。我的觀察是如此：我們在實驗室中既沒有辦法——就得把成敗付之上帝，再到外面去想法子。成功或失敗——我自然沒法預言；但有一樁顯明的事實——全世界是在一種可怕的處境中，此種鐵則決難繼續進行。」

大偉深思地說：「部分地說來，智星亦有益於世界，種種愚笨的條約與怪異的政治已得一總結束——國際間一切嫉妒，挑戰，自私的惡習已得消除。失業者得有工作——每一對男女是大組織中的單位。但是這大組織是什麼，其目的為何，我却至今未知。奇怪的是如此貪饞的智星却那樣易於滿足……總而言之，我想

「智星已較我們往昔的政治家高明多了。」

楠笑說：「能幹是真的，智星是有超等的聰明——無怪他有超人的見解與組織力。此為往昔領袖們所未有。」

「我並未漠視此着，我的妻，不過我以為任何聰明的政治家都可得到這樣的治績……智星的聰明尚不宜止於這樣的小就哩。」

她焦急地問：「但是你以為這種情形應該阻止否？為後代——孩子們——想想看，這將是一個怎樣可怕的社會……」

大偉的臉色頓時嚴肅起來：「我知道，也許這是因為我們拘於一己的成見，以致這種革新……」

「大偉，你知道這是不自然的！」楠搶着說：「我們不是在一個聰明人統治之下——那決不會如此不近人情的——而是在一個非人的……無性的惡魔，超人的聰明——其實是在一具機器的統治下……大公無私，不近人情，死的！我們一

定要設法阻止他——無論如何！」

大偉不答。他落坐於椅上沉入深思，久擱的煙斗重塞入於齒縫間。楠等着他的回答，久久，他繼續靜默着，她於是信步橫過試驗椅，再探望遠鏡。

「……世界中央電信社消息播於波長二千米突，電力二百八十基羅瓦特的電台……」

報告者清晰的語音停了一會，楠由望遠鏡中看見他俯視他的稿紙。紙聲繚繞由傳音器中傳來像是煤榨的碎裂。一會他又抬起頭來：臉露驚惶，但語音却仍鎮定不顛。

「智星——世界之王——再度命令今日宣示了。內容是今後取消一切的結婚；強姦者將處以死刑。新倫敦工人數將增至四百萬至八百萬，非工人亦須互在一旁觀察，預備候補。用電力駕駛的飛機飛艇此後將替代舊式的飛機；船已無用處，可沉入海底；毀去全部鐵路線。智星宣示說：惟航空最速而有實力。工人至

今已造就第二萬八千隻的飛機了，但是幾千隻新機尙立等着應用，工人因此又增加一倍之多。世界中央電信社消息至此停止。」

傳聲器靜了。楠半意識地轉視大偉，見他已站起身來，緊握拳頭，虎視眈眈地注視那望遠鏡所反映的影子。

最後，他望着她嘆了一聲說：「楠，你聽到他第一道命令了沒有？這個惡棍！」

「禁止結婚麼？」

「是啊，你知道他用意麼？他的目的是在創造像他自己一樣的綜合人，超人的聰明。最後我們普通人類將被逐出於此世界了！我們如不能對付一個綜合人，將來怎能和大隊的他們比量身手？好傢伙，他是動手毀滅生命之基礎了。」

她默然站着。大偉氣洶洶地踏着步，取去那久熄的煙斗。在他眼前升起一種幻景：大輪船殘忍地沉入海底，列車衝入於毀滅之道，山頭盡處暗紅色的光閃耀着像一道愁鬱的眼波，示意說，新時代飽藏着怨恨。

「如何？」

楠的問題驚醒了大偉的深思，他失驚地望着她，嚴重地說：「楠，計劃已定了！我將採用你的理想，試往工人隊裏協力掃除此怪物。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阻止他的前進。」他說畢，戀戀不捨地環視各種設備，自怨自艾說：「我不願離開牠們。」

「大偉，想明白些吧！你有寶貴聰明的頭腦何處不可工作，何必捨不得這些儀器呢！」

「請你亦如此，」大偉輕輕地附和着。

楠微笑道：「大偉，不，這是你的腦子工作着，我的不過幫幫你忙罷了。我沒有像你那樣科學天才。」

大偉立刻擁抱她，截止她的話，柔聲說：「而我却因此更愛你！有時我自覺太粗率了，你却能了解我，原諒我，你如像我一般的科學化，也許我不會如此愛你了，我常自驚奇着你如何能愛我……」

她慢慢地回答說：『大偉，我不愛你的科學——我愛的是你，』於是忽然回到她尋常的態度：『大偉艾頓，快把我放開。現在不是講愛情的時候。那些……你可以慢慢地再來。』

大偉再把她放在地上，又笑起來像一個頑皮的學生。他的眼睛偶然息在望遠鏡上，牙床忽然成方形，臉亦突然失色了。

他說：『楠，我們今天要走到新倫敦去！』

* * * * *

下午三點鐘時候，二人開始走了，他們把地窖很妥當地鎖好封好，預備命運好時仍可以回到實驗室來……

由他們家裏到新倫敦約莫有四英里，其間沒有直接的路可通。惟一的方法就是走過許多荒地，穿過樹林，再過一座小山，方抵那城市。那市還在谷的那邊。

二人帶好需用品，即動身前往，預備至多一二小時之內即到新倫敦……

那日天氣晴朗，頭上天色蔚藍，日光猛烈地射來，使他們難受……好久二人默默前進，從一段芳草淒淒的低窪到長蘆及膝的荒地，由此再進即爲大森林是他們必經之道。在清涼悅目的綠蔭下他們休息了一會兒，頓覺舒爽不少。

大偉脫下外衣鋪於地上，二人都坐在上面，這是他們動身以來第一次的開談。他說：「楠，自智星統治以來，四季中都風調雨順，你可注意到？」這句話聽來似奇怪，無關正題……

楠自顫動的樹葉間，仰首探視蔚藍色的天空，她說：「沒有呢。現在給你一說，我亦以爲是真的。我們這個夏季熱而乾燥，秋季潤濕，春季清明，冬季陰寒，這不是昔日忽冷忽熱，忽燥忽濕的氣候了。這不是很可怪麼？」

「楠，依我看來，智星必有統制原子的辦法——也許有人造風雨的本領。這於他決不是件難事，我們的科學家不也曾嘗試過此事麼？智星於人雖殘酷，但亦不無實惠。」

「然而小惠那抵得過大惡！」楠堅決地說：「所以智星必須毀滅。大偉！毀滅智星毫不可惜——好像我存心搗毀一架爆炸機一般。你說這不是奇怪麼？」

「沒有什麼奇怪。」大偉回答說：「像你我常人一聞『殺』字都覺心驚——我們決不願殘害與自己同類的人，除非我們變成惡魔了——但是我們搗毀機器，怎會動情？智星只是一架機器，我們對之毫無情感，好像看打鐵一般……機器真是文明的弱點。」

二人默然許久。忽聞奇突的足音自遠而來，大偉焦急起來，呼吸急促，緊握着她的臂，輕輕地說：「楠，注意，坐近些，不要跑開。」

楠應了一聲，注視着四個從新倫敦來的檢查官漸漸向他們的方向走來，離他們只有三尺了。

「什麼名字？」一個領袖模樣的人厲聲地問。

大偉急站起身，並扶楠起來。

他說：「名字何用？我們是二個亡命者，在此躲躲太陽，預備到新倫敦工作去。我們不能自己過活呢。」

「結婚了麼？」領袖又問。

「結婚二年了。」

「如此你們得不受智星新律令的限制了，自今日起結婚已實行禁止。報名上來！」

「腓力阿克萊——她是李娜完特，阿克萊太太，」大偉答着，目露愁光。

那人一一記下，並說：「你們此後將是 7788 與 43652 號，帶他們走。」

於是其中二人取出像手電般的東西，耀眼的白光圍住大偉與楠全身。他們立時覺得心身好像都軟化起來，二手無力地垂在旁邊，二腿機械地移動着。

「這不像是我自己了，何物支配了我？」大偉問領袖：

「離換器——智星發明的。那光能使上半身的神經麻木，下半身完全受其支

配。你只能走路，說話，聽聲音——別無他事。你如一跑，就會跌倒……癱瘓器最強烈的光線可以殺人！」那人簡單地回答，轉身引路穿出那叢林。

中途他們又找出四個逃亡者，傍晚時山嶺上有一羣行人機械地走向市區來。此時領袖發令稍停，取下背上無線電，他傳令駕一架飛機載羣衆入城。他們於是自由地坐在地上等待飛機。

大偉眼瞟着楠，暗示她緘默，自己起身窺測山谷下的城市。近旁，檢查官雖仍司着癱瘓器，但均因過度勞作與在烈日下旅行之後疲息於草地上，輕輕地談着話。他們都不過是執行事務的機械……

山下新倫敦小巧地顯露着，夕陽的紅霞照耀無數的尖塔，街道像一條條直線左右縱橫，其間點綴着明珠似的電燈。平地早已黃昏。黃色的燈光由整齊的窗戶間射來，遠望之宛如一串寶帶，異常悅目。纖弱的機動聲自夜空中傳來，街上看不到一個人，但是大偉知道那些廣廈內整隊的工人在流汗苦作……新紐約至新倫

敦間飛行機來回航行，張了巨翼像一隻隻輕疾老鷹駛向無線電總站，牠們無聲地降落機場，平安地向機場駕起，全賴電力的節制——這又是智星驚人的建設。

一種低微的響聲從城中發電處襲來，一只新式無翼的機，彈丸似的疾飛空中，橫過西方的紫霞，以不可信的速度直向小山駛來，安靜地在離他們休息處十碼內降落了。

駕駛者躍出飛機，與檢查官們點首爲禮，一行人都上了機。大偉與楠一進那奇大的後艙立覺身體已從癱瘓中解放出來。那飛機只有一個大艙，艙前是摩托與駕駛人的座位！艙內盡是彈簧座，官與俘虜均可舒適地就坐。

駕駛者轉動機關，對準艇面，飛機早已上升，夕陽的紅光再度照映着……

大偉與楠默默坐着，飛機載他們向城中駛去；那不過是一段短短的航線，但駕駛者爲避免重霧起見，轉套一個四百哩遠的大圈子。

時間一分分過去，智星驚人的天才自自然然地印入大偉們心中。那奇特的飛

機用魔術造成，最優等的舊機與之一比，簡直是粗呆可笑的紙鳶了。

入夜，燦爛的新倫敦全景漸漸顯明起來，目的地已到了，駕駛者轉輪下落……
！美麗的晚霞急升上去——飛機安靜地降落機場。

一會，大偉，楠與其他俘虜均出了機場，檢查官引他們進一地道，通入一周圍設沙發的大廳。大偉好像走入了一個莫大的跳舞廳，廳的四壁隱約着宛如青山一抹。

「請坐，晚餐就會送來，飯後你們可以安睡，智星明天會派工作給你們的。」
官長命令他們說。

大偉坐落椅上說：「楠！你有什麼感想？」

楠頑皮地回答道：「我尚未仔細想過，我怕我們將是被宰的火雞，人們養肥了牠而後殺之。」

「我不以為爲如此」一個同伴反對她：「我想他也許像牛似的養我們，關在小

屋內——好像陳列圖書似的。我早已聽到智星種種殘忍的行爲，但我有時好奇地想他是否如此作惡，你知道他已隱隱地制馭全世界了，你能不承認麼？」他說着兩眼閃着挑戰的凶光。

「他是統治全世界了。」一個中年胖婦附和說：「不過他的律令全是錯的！他禁止結婚，違者處以死刑，我不知他將如何維持人口的絕滅？」

大偉第一次認識他自己與楠處境的重要了，誰都不知道智星是一個綜合物，——他們都以爲他是人——一個異常的天才。大偉怪笑着，用眼瞟着楠，她報他一個同情的眼光。

「我想這不過是個暫時的計劃，一個解決過剩人口的辦法。」第一次發言人說着，流露得意的神氣。

「也許他將創造人類！」一個慈和的胖老人說時，大笑。他覺得這是一件最了不得的事……那中年婦人不以爲然，第一次發言人亦不過笑着，又有一位從來

不會發言過的瘦子至此却更沉入睡椅，一雙蔚藍的美目，冷冷地向空望着。

「噯唷！」大偉大叫，聲至奇特，各人都應聲而起驚顧左右。

六個明亮的盤子，堆上不少食品與飲料，自廳的一邊浮來。最初六個盤子成一條線樣浮於空氣中，後來一個一個分離開了，平落在各人的膝前。

瘦子蔚藍色的眼睛望上看下，一手試試空氣的浮力，他在追尋盤子浮動的理由：「怪怪！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他輕輕地說了之後，緊閉着嘴，好像做了一件不應該的事情。

大偉自言自語說：「我常以為自己是一個科學家，但是智星却把我弄昏了！他怎能做出這種種把戲來？」

他見檢查官橫過大廳，於是大聲叫住他。

官轉向大偉，高興地問他說：「你要什麼嗎？」

「是呀。我問你那些盤子怎能浮在空中？連刀叉的壓力都不能動搖牠。」



六個滿裝飲食物的亮晶晶托盤，自動地浮進室中。初時成一直線，後來一個個分散，停住在各四圍的膝前。

官微微地笑道：「這是智星的發明，現在到處都是如此辦法。這間屋子裏無數無電線波輻射着，由總發電處傳來。這些盤子——你看比普通的厚——都藏着小收電機，所以盤子停在無線電波上就像是在地上或桌上似的。盤子受電光的指引，管事人從遠視機上看見你們——傳遞機藏在天花板內——傳遞盤子到你們每人的位子上。你看，這不是很簡單？」

「聽聽到是簡單——但像我這樣一個科學家也想不到智星有如此的成就。」
大偉回答。

「智星是不能猜測的。」官含糊地說着自管自去了。

大偉望了他一會，聳聳肩膀，坐下就食。好久他和楠默默吃着。

「諸如此類奇怪的發明，真非常人所能了解。你說在他前面我們將是怎樣的人了？」大偉私語着。

「我亦在想這件事，我們還是不在此地做工吧。智星四周還有許多聰明人圍

扶着，誰亦不能計算他。」

大偉幽默地望了一會說：「我知道，我們已進行一種最冒險的事情了，楠！但既已開始，總想得一結束。」他說着緊握雙手以示堅決。

「自然，我們要堅持到底！」楠勇敢地附和着。她確是一個胆大，勇敢的少婦，但是一想到智星；機械，殘忍，非人的特質來，心中不免一陣寒噤。

飯廳隔壁一間舒適的房間內，楠與大偉倆熟睡一夜，醒來時一位靜默的官長已侍立在牀側了。他平平地說：「穿好衣服，快吃飯去，飯後智星的首相傳見你們。」

大偉回答說：「很好！——先生，請問大名？我們似乎很合得來！」

「我名愛世東——不過現在我們均以數名人，我是FW 46號，新倫敦駐防軍總司令。」

「很好，愛世東，你歡喜現在的辦法麼？」

「有幾個法令確亦不可輕視。」愛世東推托着說了，即默默退出。

大偉對楠說：「我歡喜那個人，他心地不錯——毫不誇張或擺品。」

「我亦以為如此。」楠的回答。

半小時後他們已吃過早飯，愛世東領着四人來了。他們緊握住大偉與楠，不發一言，引他們穿過夾道，走上樓梯，轉轉折折到一個四周黑壁的小房間，裏面陳列着種種奇形怪狀的機器。

楠不覺胆怯，緊退幾步依住大偉，他扶着她的臂寬慰她。

「勇敢些！愛妻！」他輕輕地說。

「立停！」愛世東喊了口令，帶上門默默地退去了。大偉與楠驚懼地巡視四周，忽見一個人影從幕後高牆上跳下，慢慢走向前來，他們嚇得直跳起來。

「噯啊！原來是宋！宋博士！」大偉叫着：「楠！你看！」

「我知道。我早已見過他了。」

宋立在他們前面，輕聲說：「你兩人眼光都不錯，記憶力亦強，尤其是你，艾頓太太，我們並未見過面，你也許從印在新聞紙上我的照相認識的！」他於是伸手恭賀他們的新婚。

大偉冷然地望他說：「宋博士！我想不握你的手！你知道什麼緣故麼？」

宋聳了聳肩，一般刺眼的光線射入他的眼簾。

「也許因為你被指為是殺害盧教授的嫌疑犯？」

「正是這個緣故！而且你又歸附了殘忍的智星！」

「至於我之依附智星，乃是因為我預知這是最好的辦法！我現在是智星獨一無二的行政官，艾頓先生，也許就是世界之統治者。關於盧司教授那件不幸的事，你亦不當忽視那從死刑中救你出來的我們。」

「你們？還有誰呢？」

「我說『我們』，就是包括智星——他做就了我的建議。」

「原來智星裝了法醫，證明我無罪？我早就想到是他。這可是你要救我的麼？我覺得你們還是不救的好。」大偉說。

「艾頓，不應這麼說，你是很值得活着的。你是一個聰明人，我們正需用你改造這世界。」

大偉苦笑說：「是麼！我想你倆位都有充分的把握——但是把握得太早了。」
博士回身從幕後拉出三個椅子說：

「二位請坐。我將給你們好機會——你們如不願歸附……那顯是太笨了。」
大偉與楠坐下來很有些討厭博士的樣子，博士却視若無視。他說：

「艾頓！你已得救了，我早說過，因為你有大用處。我們要一位大科學家監視製造綜合人，你是最宜於此職的人了。」

「你自己呢？你比我還能幹。」大偉反駁着。

「我有許多別的事情要做；你可以專心爲此。」

「我知道了。可是我不願幹那件事！我決不再造那些怪人——亦決不做你們的助手。」

宋嘆道：「可惜，艾頓，你沒有遠大眼光。你可知道你自已與艾頓太太都因此作世界要人呢——」

「稍停，宋！你怎知道我們結婚的？」

「好友，我偵察你們好久了——但是這是本問題以外的事。我再說一篇，你將是世界第三個大人物——我比你高一着，智星是世界之王。但是你竟拒絕了！」

大偉悶悶地說：「你說我沒有遠大眼光，但是告訴我早看到多造綜合人之結果了。宋！你竟不能意想麼？那些才智超過於你的肯甘爲你屬下嗎？假使我們多幾個綜合人的話，他們會顛倒世界，創造新人類了！我想出莫大代價制滅那種人呢！」

博士的臉色變了：『你存心這樣辦麼？』

『決意如此！』

『這是出乎我意外的！我們白救了你了！你以為智星可以驅逐我不甘做我下屬的那種視察，更是笑話！我居如此重要的寶座，他們誰敢動我，我知道——只我一個人知道——如何使那些綜合人接合起來產生一種驚人的力量，我可使他們敬仰我，信託我，利賴着我去創造像他們同樣聰明的人物。艾頓，你看，我的地位實在穩固！朋友，來吧：最後一次的機會。你可立刻丟開那種可笑的見解扶助我們改造世界麼——還是叫我預備那種處治罪犯的通常手續呢？』

『魔鬼捉住你！』大偉憤然說。

『你才被魔鬼捉住呢，艾頓——你與你的妻。』宋的回答。其聲冷而無情。

『艾頓太太，站起！到這邊來！』

他自己已先走了，立在一架機器之前，二手按住機關。

「你要怎麼辦？」大偉說時，一跳至前，以身蔽楠：「請你處置我吧！放我妻出去！有害於你的是我不是她！」

宋微微冷笑，頭向四周注視，大偉忽見二個高個子的官員立在幕前，預備執行癱瘓機，心裏不覺一跳。

宋漠然地說：「不必怕，你們倆均將受同樣的處置，說給你聽罷，我是預備用機器照出你們以前做過的一切事情及將來預備進行的種種計劃，那些事實都會電刻在銅板上——就像是雲母片上印入歌辭似的。這些銅片再呈與智星過目，以定辦法。當然你與你夫人的腦中含有不少有趣的事實——比我們囚犯中誰都要多。

艾頓夫人：這裏來吧，那不會傷你什麼的。」

她勉強站起身來，大偉隨着她走，但是癱瘓機的強光將他吸住不能動彈了。

他只能怒視博士動作——楠遲疑地走向機器旁，宋移那前面放着的凳子，她坐定後失聲大呼，因為磁石般的吸力緊攬着她，她連閉眼伸指都不可能，只呆坐着注

視機器上那塊黑的小幕布，像突然中風似的。

大偉掙扎着想逃過那麻木神經的強光，但是失敗了，他重復坐下，呼吸急促，目光向前呆望着。

宋再按住那機關，保證說「她決不受傷的。」同時機器發出一種輕輕的嘶嘶聲，單調而刺耳；機器頂上那二個管子變成深紅色；那微弱的急轉聲從銅片上傳來與嘶嘶聲相應和；楠的頭上一個灰黃色的光圈，籠罩着她的美髮如聖母的圓光。她像石像般呆坐着注視前方透明的方塊，她感覺到什麼雖不可知，但是決無痛苦，她的耳邊好像正奏着一種非常的音樂，她在靜靜地欣賞着，額前充溢着快樂的表情。

時間一分分過去，機器仍作牠的記錄於銅片上，她自來所有一點一滴的思想都畢露無遺了。有時機器迫得她太苦的時候，她的呼吸困難……口中就發出一縷纖弱的聲音！那可怕的微音！她自己亦聽得到……突然眼前一片深黑……

宋放了機關，提去磁力，她身子向前一轉，椅子向後倒去，她亦睡在地上了。

『昏倒了麼？』宋沉重地說：『無論如何，她腦海中一切思想已都印上銅片了。她不久即可復原，你二人扶她到椅子上息息吧。』

二人走向楠，魯莽地握住她的二臂，拉她坐在椅上。電光於是照着大偉，反映他的思想於銅片上。他自機上立起的時候，全身戰抖，他從沒想到有這麼回事，銅片上印着的事實使他痛恨。

『楠，你可好些麼？』大偉立在楠的旁邊，輕輕問她。

『我——我已回復過來了。我真像小女孩般無用！』她半抬起身，無力地回答着。

『那有什麼可羞之處！我也幾乎暈倒了。你可受傷麼？』

『沒有，我只覺得——覺得非常疲乏。』

大偉扶她起來。

「不久即會恢復的。」宋冷冷地說：「那是因為神經收縮的關係，一小時內你二人均可回復原狀了。」

「我希望銅片會使你們學好些！」大偉說。

「智星知道怎樣措置牠們的。」宋冷冷地說：「你倆現在是工人了——以工作糊口，你們已放棄了種種好機會。你們知道自己的號數麼？我把你們排在飛機廠作工去。那裏你們可幫着鍊金，一裝一卸的在熔爐邊工作。」

大偉不答。二個衛兵捉住他們，仍由電光的指使穿過一條機聲震耳，無窮盡的過道。

五 在工廠中

大偉與楠在飛機廠中輪班工作約二星期。因為他們是夫婦，可以一處共作；也給與他們一種便利，倘有機會，隨時可以一同脫逃。他們工作時間自晨七時起至晚間七時止，其間每次有半小時吃飯的休息時間。工作之後，他們可在一間清潔舒適的小房間內過夜……最初他們不慣那種粗笨的工作，三天之後也不覺熟練了。他們倆都年青康強，工作只會增強他們的體力。視察他們的工頭名凱爾培也是一個好人，待工人們很客氣，顧及他們的衛生及健康等問題……所以大體說來，工人們生活亦殊舒適。

但是他們過的總是奴隸生活，一個聰明領袖統制他們，誰都得在他的指導下飲食，動作過活；這種不可忍的嫉妒心漸漸在工人們心中萌芽起來，大偉當然知道那種暗潮，他時時運動革命，只忌憚那位萬能的智星。

【到新倫敦去】

三星期過去了，大偉焦燥萬分，這個密佈探目的大城裏，他真沒有活動餘地；他擬就多少計劃，都擱着不能用。無可奈何，他對着眼前由大熔爐傾出來的熾塊長嘆一聲，對旁立的楠道：

『親愛的！我倆大概將老死爐前了！』

她默然少頃，低聲對大偉說：

『偉！我想我們脫逃的機會就在眼前，你看見麼？』於是她眼瞟前面那條放熔鐵下地的水槽，那槽通到外面一隻運貨船，裝鐵到鍊鋼廠去的。

『就在眼前？你這是什麼意思？』大偉眼看流下來的熾鐵自言自語說，因為凱爾培正由他的左邊過去。

『看那水槽，鐵塊是從水槽通到外面裝貨船的。』

『那可不能，我們會自殺呢。』

『不會，水槽到船不過十二呎——我們滑到船上就可埋身鐵堆內，等他們找

完了，再探身逃過那條地道就自由了。」

「待我想想看……」大偉於是注視前面那條水溝。水溝誠寬，可以容身，他輕聲對楠說：

「楠，計劃到是簡單，但是我得先告訴你：跳入此溝，必須捷如閃電！」

「對的，我已預備好了！」

半小時後，凱爾培復從這邊巡視到那邊去時，大偉囁嚅地說：「機會到了！」

楠挺一挺身子，放下工作，直跳入溝，霎時隱去了。大偉毫不遲疑，跟着入溝。

廠中起了一陣噪亂。大偉遠聽到他們的驚呼聲，身子却已急速地下沉，直落到裝貨船上，那船已滿裝鐵塊了。

「楠！」大偉輕呼一聲，就見她的頭自鐵塊下探了出來。

「快埋在鐵塊下——快快！」她低聲地催他。二人全都埋好了，只留一小洞通空氣，身上又熱又怕，不時流着汗。

【中 廠 工 在】

地道中二個管船工人聽到聲音，前來察看，但是他們沒有翻去鐵塊，也從未想到那裏會藏着二個脫逃的工人。二分鐘後工頭凱爾培又帶大隊人員到處搜尋，然而誰也沒有想到船裏就藏着二個可憐的生命。

大隊足音過去了，四圍又靜寂如前，大偉探首外視，輕輕地叫楠，只見楠臉色緋紅，額角流汗，她說：

『偉！你可覺得船身在動呢？』

大偉給她一提，恍然大悟，船已裝滿了貨，幾分鐘內就將順鋼條直下，駛往鍊鋼所去了。這一驚非同小可，二人面面相覷，毫無辦法；出船則被拘，留船又將和鐵同入熔爐。他們呆着不動，船已節節上升，豁然一聲，一瀉直下。楠失聲驚叫，大偉急急支着她，只見眼前一片昏黑漸漸顯些微光，鍊鋼所就在眼前。隆隆的響聲，與蔽天的火光，使他們心胆俱裂。大偉左右四顧，那船已行近一架起重機，將到牠的終點了。大偉推着楠，大叫：『快跳！』最後的機會！勇敢的楠，

【中 廠 工 在】

毫不猶疑，盲目地躍向起重機，大偉跟着下來，耳旁還聽得貨船上駛聲。他們依地心吸力降，降，降，捷如流星，大偉發狂般抓住一條大鐵鏈，往復震盪像一支懸空的鐘擺。她就在他頭上，一手搭住大鐵鏈，跟着動盪，慘呼聲傳入大偉耳中。

『偉，我握不住了，我將下墜——』大偉急攀緣而上，一手抱住她的腿，使她穩定，握住鐵鏈。可怕的熱氣帶着煤煙一陣陣襲來，鄰近冶鐵廠的隆隆聲清晰可聽。楠苦掙着落到地上，臉上顯着勝利的微笑，她說：

『我以爲死神已臨頭了！現在往那兒走呢？』大偉跟着下來，他們身後是生鐵堆積庫，前面又有一地道入口處。二人不加思索，躍入地道，摸索前進。約過十分鐘光景，大偉忽停，因爲一線黃的燈光映在前面。他們急蹲在地上不動，一會鞭打聲慘呼聲說話聲都從前面傳來。大偉緊握着拳頭，同情地說：

『也許出了什麼不平的事情，我們看去！』說着他竟向前狂奔，楠沒法阻止

他，跟着奔去，到另一條地道口，她看見一個老人爬在地上正被一青年痛打。那青年說：

『你想脫逃，嘿？告訴你吧，老賊！誰也不能從這裏逃走，這一條皮鞭就是教訓你乖乖地回去……』

『你說錯了！』大偉一邊說，一邊用力鉤他的腳，那人不防，立時倒地，大偉跳過去拚命攔住他的頸，楠與老人各搶了那人的二手，那壯年人竟活活地被攔死了，三人於是急往前逃。大偉半挾着老人在黑暗中摸索，提心吊胆，時行時伏，直至聽不出些微聲氣時，方稍停休息。大偉微歎道：

『此處地道分支數十處，我們如何出去呢？……先生，您覺得舒服些嗎？』他轉問老人。只聽得旁邊一個顫動聲作答道：

『很好，很好，我只覺得有些氣喘，多謝你……但是，我還不知道你是誰哩！——你救我從皮鞭下逃生，你扶助我去自由之路。你，我將怎樣感激你呢？』

『我是178號工人——坐在你身旁的少婦是我妻——她是4362』

『不提那些號數了，你倆位真姓名呢？我想我們是患難之交了。我名是愛斯

林東教授。在萬惡智星統治以前，我爲一科學家。』

『是這樣麼？』大偉懇切地說：『我是大偉艾頓，也是一科學家。我妻名楠

心——簡稱曰楠。』

『大偉艾頓，我好像聽到過你的大名，你會實驗過傳遞無線電的新方法，是麼？』

大偉自傲地微笑說：『是的，教授！我是一個罪人，我們意外相逢，至少可以做些研究，拯救此世界。你是我的先輩，請你領導我！』

【中 廠 工 在】

『你提到那個大問題了，孩子：』老教授說：『你可知道統治世界的智星不是人類——牠不過是科學家錯誤的成績。誰利用科學方法創造綜合人者將不得死所——要是他尚活著的話！』黑暗中大偉緊握楠的手。驚惶地問道：

『但是，先生怎能如此肯定那智星不是人呢？』

『孩子：我在實驗室中清清楚楚地觀察過智星了；牠沒有情感，沒有靈魂，不涕不哭，不愁不樂，沒有七情的表現；牠不過是一個智慧的集團，是人類理想的造像，是實驗室內的創作。我也曾計劃着想造這樣一個奇績，但是預察未來，我住手了……現在却有別的科學家做出同樣的事實。那見短心急的人呀！那可咒的蠢才！』

『教授！如使我告訴你，我就是那個蠢才呢？』大偉苦問着。

黑暗中飛來一聲尖銳的驚呼：『你！上帝呀！這真是太離奇了！』

『先生！這是事實。我想就這個計劃而——』

『是你創造智星，縱使牠統治世界麼？』

『我——』大偉只說了個「我」字，楠突然搶着說：

『不！教授！不是他，他只擬就計劃，抱着熱望，告訴二位專家，他們却去

實行了，是不是，偉？」

『是的！』大偉的回答，接着他開始敘說創造智星的經過，楠的阻撓，世界的變化，以及他自己如何在新倫敦被捕獲。

『原來如此，』教授寬慰地說：『好孩子！你是無罪的。罪在你富有經驗的同伴們，他們應該預知那試驗之結果。』

『先生，盧教授自始即有戒心，宋博士却蠱惑他。』

『我明白了，』教授苦聲地說：『我會見過宋，那人輕嘴滑舌，毫無見識，

却具絕大的野心，他是一個惡徒！孩子，你年紀輕，經驗少，一時性起擬定那個計劃；像你這樣年紀我也會那樣做的。感謝上帝，我最近纔有那種思想，當我計劃綜合人時，却已預知未來的災禍了。你說你的未婚妻——當然是你現在的愛妻——當時曾阻止你麼？」

『是的，而我却一意孤行，不肯聽她。』

【中，廠 工 在】

「事已至此，不必追悔了，孩子！」

「我却有心自贖罪愆。」

「也有什麼計劃否？」

「現在沒有。但是我們既屬同志，也許能想出個計劃來。」

「我曾有過一些研究設備，可恨那些惡魔拘住我時，毀去我的實驗室，現在無處工作了。」

「那末你想到什麼地方去呢？教授？」

「無論何方！」老人粗聲地說：「一出此城，何處都可工作。噯，好兇的皮鞭……孩子，你將往何處去呢？」

「我將隨從你，」大偉緩聲說：「但是，先生，我的實驗室距此城只有四哩，而且藏在地下，外人不能見。那裏我有全付設備，精良儀器，我們就去該處工作如何？」

「很好！很好！孩子，我當怎樣感謝你！只是逃出此城，抵達該處，尚有莫大危險呢。」

「有志者事竟成」大偉毅然說：「去吧！先生！你可以走動了麼？」——楠！你呢？」

「我預備好了。」教授說時，自暗中站起。

「此處豈可久留，」楠決心地說：「我們必須前進前進……，生或死，決於此間了！偉！快去吧！」

六 天才老教授

大偉等三人埋在暗處已整整一個下午了，其間偶有一二個工人提燈經過他身邊，去工作室，但以光弱道闊，一方面不料竟有逃犯，他方面有心理伏牆下，因此就輕易地過去了。至晚他們摸到一個地道的通氣管，飢渴交迫，精疲力竭，然而逃的決心從未少餒……天邊，黃昏的紅霞已漸漸隱去，清麗的夜色瀰漫大地，

大偉翹首向大圓管外望！一團藍天，綴滿了明星。他輕輕對他們道：

『我想我們可以出去了。頭上闕無聲氣，我們還是冒一冒險吧。楠打先，教授，你居次，我殿後——你們失足時，我或能救護。』他說着力舉楠到掛在管壁的梯級上，她慢慢地往上爬，發出一陣陣足音。

『輕些！楠！小心呀！』大偉叮囑着。

『噫！皮靴太笨了。』說時她繼續上爬。接着教授攀住梯子，一級級上升，

大偉緊跟于後……一切順利，楠已到了管口，周圍一探『靜極！』她輕語着。全城睡在她右邊，白日工作已完了。

輕手輕腳，小心翼翼地三人爬出管口，在星光下就道。

『好呀！』大偉滿意地舒了一口氣。『現在第一要着是找一條小路由森林去我們實驗室。前途崎嶇，人又疲倦，如何是好呢？』

『快走吧，我們已出險了。』楠與老人異口同聲說：

三人於是穿過草坪，走入森林。沿途平安，因為城外早無村舍，家庭生活久已結束；新倫敦四周圍着城牆，各門緊閉，謝謝通氣管救了他們三命，這許出於新倫敦官吏們的意料吧？

東方金盤般的月亮從紫霞中升起，光照這三位旅客緩步前進。路上碎石絆足，斜坡峻峭。他們走一會，息一會，慢慢挨上山頭。回望新倫敦，萬點明燈在月光下閃爍，與繁星爭妍。大偉凝視一會，微微地苦笑。

「教授，我們必須重建此城，毀滅那萬惡的智星。」

「當然，我們既能創造牠，必能毀滅牠！我二人分工合作，終抵於成。」老科學家的回答。

他們於是默默前進，心理變態時幻象叢生：地上好似佈滿幢幢的鬼影，樹枝吹折發出來復槍的射擊聲，足下泥草沙石種種刺耳的怪聲，怎樣小心，也不能免。他們走到地下實驗室時，早已精疲力竭。大偉昏沉沉的急提鑰匙開門，探摸許久，門開了，傷指陣陣作痛，這是過去十二小時與奮掙扎之結果。他們走入迴廊，大偉重又鎖上門——那首刀火不傷的保險門，扭亮電燈，引他們入客廳。

客廳內陳設的傢具都罩上一層頗厚的塵土，四周霉氣觸鼻，但是這三個負傷的倦旅均不以爲意，各將身子往沙發一沉，不動不語，停了好一會，大偉勉強站起身來道：

「我去找些吃的來。」他離室約十分鐘光景，拿來三杯熱咖啡一包夾肉麵

包，重重地放在桌上。

「來呀，楠——來呀！好教授！我們吃些東西就會舒服的。」二人懶懶地移到桌旁，懶懶地舉起茶杯。楠吃到第二塊麵包時，頭慢慢歪下去了，突然一怔，再繼續着吃。

「困了罷？」大偉柔聲地問。

「困！我再沒有比現在更好困了。我——我——」她一邊說麵包却由手中落到地毯上，身子漸漸靠上椅背，呼吸平勻，已深深入睡了。大偉看她那樣子，不覺啞然。

「教授，她確是一個奇女子——一個足使男人自傲的賢妻。她實在倦極了，我放她上牀去吧！」

教授頻頻點頭，熱咖啡和麵包使他興奮不少。他含笑地望着大偉，他雙手舉起楠，小心地負她出去了……

「楠好像死了似的，」大偉進室時笑着說：「我們也睡吧。那邊是你的臥室，請隨我來。」

「多謝！多謝！好孩子。」

一夜休息，三人已能回復體力。早餐後楠仍專理家事，教授與大偉則走入實驗室。

老教授晨起精神飽滿，容光煥發，逃難時那種面無人色、憔悴可憐的樣子早消失了。身子頗高，配上二個不很闊的肩膀；寬大的前額，灰色銳利的目光，端正的下頰，在在顯露他內在的智慧與堅忍不拔的毅力。

大偉注視他那幹練的雙手觸摸儀器，搖動化學藥品，忽然一轉身子他向大偉道：

「孩子，你有一個多好的實驗室啊！」

「好說，先生！」大偉伸前一步，兩手插在褲袋內，笑嘻嘻地回答：「這些

設備都是逐年添置的，現在算是粗齊了……我們現在先做什麼呢？智星統治世界的權力一天鞏固一天，我們必須早定計劃，出全力以赴之——成功或失敗，非所能計了。」

愛斯林東注視他少頃，慈祥地笑着說：

「孩子，你有好品性，你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有道理。是的！我們的計劃必須始終堅持……牢固不動地像那新倫敦！」

「事非小可，」大偉低聲說：「我現在實無辦法。你可有麼？」

「我……有」，教授若有所思，緩緩地回答。他於是落坐桌前，再不開口。

少頃，又從架上取一付紙筆，草草地畫着圈，突然丟去鉛筆，沉入深思，大偉呆地站着，不敢驚動他……停了一會，他說：

「大偉，克服智星只有一個辦法！」

「那是……」大偉熱誠地望着他。

「再設計一件比智星更聰明的儀器！」教授說時背靠坐椅，看大偉驚奇猶疑的神色。

「但是，先生，這是不可能的啊！智星已是一切智慧的中心，世間再有他物勝過牠麼？」

「必會有的。」老人嚴正地說：「你知道我會計劃想造和你一般的智星；但是牠是怎樣一個不受統制的綜合人！所以現在我們只要預防此着，再造一付思想機完全服從我們的指揮，那末我們即可爲所欲爲了。你贊成否？」大偉坐在他的對面說：

「贊成，告訴我進行的計劃吧！」

「做一個非血肉的機械人，頭部配置高力電機，可以透視人類（包括智星在內）思想的歷程。如此我們思想必能高出智星一籌了。自然，製造此機要費些時候，但是一旦完成，我們必能使用如意！」

「我明白了，」大偉點頭首肯。「我們必須記錄自己的思想，待將來有用時反映出來。」

「正是如此，製造此項儀器的材料現成都有。」

大偉想了一會，突然拍一拍桌子，他說：

「好計劃，好計劃，先生。這準是制服智星唯一的法子了，我們立刻着手進行吧！」

「稍待一會，孩子！我尚欲和你討論一事；我想一架心靈收受機亦必於我們有大用處。」安斯林東說着舉起一手。大偉炯炯地注視此天才老人說：

「一架什麼呀，先生？」

「一架早已試驗成功的機器，我被拘時不幸與實驗室同歸於盡了。但是這裏既有各種現成的材料，我們不妨再造一架。二天之內就可具一模型了。這是一架思想投影器——你知道思想是有波動的——而我的儀器收受之。無線電機傳達電

浪，此機傳達思想的浪；凡是備有小傳達機的人，無論他或她離得多遠，他的思想均可傳遞無阻，因為思想的浪是不受外物影響的。思想浪一到我的收受機，重又變為所想的事物，投影于幕上，其結果思想正如電影般一幕幕展諸眼前。」

『怪怪！』大偉吐了口氣說：『但是此種思想的浪如何傳遞的？牠們憑何物為媒介？』

『這是一個科學之謎！我所知道的是：儀器發出一種看不見的光，光傳來思想。牠的好處是，任你身在何處，我們均可由思想上交談。而且該傳達機細如胸針，可以佩於胸前。現在第一件事是配製此種思想傳遞機，三人各佩一只，另在實驗室內裝一管理機。此事辦妥後我們即可着手製造智星第二——世界的救主！』

大偉唯唯答應，熱誠地說：『先生，這許是上天旨意使你進入我的實驗室，以你的天才，我覺自己增加一層保障了。我們必有勝利的結局——或勇敢的戰死！』

「我們不死，」安斯林東靜靜地答着，於是站起身來四周搜取那配製思想投影機的用具……

二天過去了，老教授的新發明尙未完成。大偉在此二天內與他密切合作的經驗是，老人實有遠勝於他自己的天才。老教授當日和名人們如有相當聯絡與交際，他真可稱爲科學界的領袖；而他却甯自矜持，遠離社會，那超人的才智或亦因此有意外的發展。尋常科學家所不易對付的問題於他宛如兒戲。安斯林東誠是智星分庭抗禮的對手！

新製成的思想投影機狀似一具混雜的無線電，其中裝有一架發電機。鏡板上點綴着三個針盤，一個電鈕。頂上置一玻璃片，映射對方一幕幕所思想的事實。

「偉！」教授笑嘻嘻地給他一塊小方形佩以黑帶的東西說：「拿這個去請楠掛在胸前，教她思想，你可由此片上觀察結果了。」

「好的！先生！」

大偉走到廚房，見楠正在一架食物機前配置化學營養物——那架奇怪小傢俱已配就足供他們三年的食料，尙在繼續工作不息。她聽了大偉的話，微微一笑，似乎不信，但是她也一一依了大偉的請求做去了。

大偉臨走重又叮囑她：

「楠，隨你想些什麼好了……」

「預備好麼？」教授一見大偉，開口便問，一手摸在思想機的機關上。

「好了。」大偉說時帶些疑笑。「楠似乎懷疑，先生！但是她却樂於受試驗的。」

「坐吧，偉！注視這個小小玻璃幕。」說着安斯林東就坐在椅上，一手推進那機關：機上就發出一種輕微的嘶聲，玻面漸漸光明，忽然拍的一聲，好像電話聽筒掛上鈎子的樣子……

大偉俯身前看，十分驚異。玻璃片上楠的影子漸漸清楚了，她立在食物機

前，抬頭凝望，腮邊映着自傲的微笑。突然，環境一變——她在一所富麗堂皇的園內，百花爭妍，樹蔭森森，陽光淡淡地吻着她頭上的金髮……這一幕隱去了，繼續飛上一幕更美麗的環境。天堂般美景一幕幕飛過眼前，她每次出現時御上各種衣飾，每次都顯露出一種超人的風韻，每次增長她的美貌。此後那勾人注目的風韻失去了，慢慢現出一種富於閱歷，經驗豐富的态度，灰色銳利的目光，微皺的眼角，不相稱的鼻梢嘴邊，種種都需要美之浸潤了。

大偉觀此，不勝奇疑；幕上的楠何以如此超塵拔俗，絕無瑕疵？自頂至踵她顯示着造物者之奇績——一個艷如天使的美人在美麗榮耀的天堂中。

再是拍的一聲，大偉仰起頭來望着安斯林東神祕的笑臉說：

「先生！我覺得楠沒有這麼美麗，而那些她周圍的環境決非人世間所能有——天堂的環境！此爲我生平所僅見。」

「偉！這不過是楠的幻想，由此機上映射出來，你已千真萬確地看到牠了，

她想做一個理想的女人在理想的環境中。總之，你看到她的思想了！」

大偉微微搖頭，苦笑地說：

「看，我還自以為是一個科學家呢！」那語音顯露一些奇厲的自責與對人的嫉妒。

「孩子，何必過譽我呢！」安斯林東誠懇地說：「請你不要忘記我的年齡，我比你多受三十七年經驗的磨鍊呢。三十七年後你的才力大有超乎我今日之可能……偉！我此刻又想起一事——思想的負浪不是可以阻止思想傳播麼！我們由此得以避免別人的偵察。」

「教授的話很是！」楠一邊步入實驗室，一邊作答：「先生，您常作驚人的計劃……噢！請您說說我的思想歷程吧？」語氣上頗含譏刺意。

「是是。」大偉答着：一手親密地放在她肩上；「等一會我們可以試驗給你看，此刻教授正在討論他的新計劃：阻止我們思想的傳播，以避免星智之偵察。」

「現在我尚不能討論此項計劃，我只有那種理想——預備實現而已。」老人說着頻頻搖着。「我想做一個堅不可透的防禦物——即全能的智星亦難撕破牠。自然，我們又得費去不少時間，但是一旦成功，我們即可控制智星了。」

「是的，」楠答應着，一手指她頸上的黑帶，一個念頭忽然提醒她——「教授，我應當時時佩帶這個小盒麼？」

「自然！你看，我佩有一個，偉也有一個，所以你更應當掛一個。我們間誰遇到危險時，他即可由思想上和同伴談話通消息，從受影機上——顯露出來。」

楠格格地笑着，她說：「要是那一個人不作思想呢？」

「你決不能停止思想，」老人嚴肅地回答。「我們頸上那些傳達機時時在傳遞思想的浪，但是牠們隨傳隨失，除非受影機機關給按上了。——好像電流不通時，無線電亦不能發音，電波仍在空氣間……不能耳聞；至於電視機——不能目覩。」

「我明白了，」楠深思地答着：「無論何時，只要按住你的機關，就能清清楚楚看到我們的思想了？睡眠時亦無例外麼？人當睡時下意識在工作，可不是麼？我們做夢……」

「千真萬確。我們無時不思，直至生命之末日，最深奧不測的念頭亦無不像電影般一幕幕由射影機反映出來；所以，」愛斯林東微笑着：「你得小心想些好事呢！」楠也笑道：

「好的，好的。但是，教授！你如何知道這是我的思想呢？別人思想不會同時投影麼？」

「問得很好，楠。我的回答是「否」。我們每人都有個不同的腦中樞，腦力各異——用科學的術語來說，不同的波動——所以收影機上裝着不同的針盤以控制之。好像無線電台裝有波長的量表似的。在我的收影機上你的號數為52，我是16，偉的尙未裝就。你倆位請過來些，我來告訴你們如何使用這具儀器。」

七 楠失蹤了

幾星期過了，高爽涼快的秋天替代了炎暑乾燥的夏季，愛斯林東那驚人的天才逐漸展開，偉大的發明一件件成就了。在穩固的地下實驗室內，深藏研究，努力於征服智星的事業。

思想傳遞機完成之後，他復致力於阻止思想網，老科學家日夜試驗，部分的成功終抵不住全體的失敗；他又惟恐智星在第四度空間偵察他，想由數學關係上探求究竟，最後他設計一具非常複雜的儀器，竟可以搬運他自己由第四度空間進出了。

他不折不撓地繼續研究思想的負浪，捉住牠，組合牠，構成一種輕金屬的盔，繼續進步，想擴大那盔蔽住全個實驗室。

一天早晨，他正專心研究那問題，大偉衝了進來，滿臉疑雲，眼望四圍掃了

一周。

「教授會見楠否？」他氣喘地問。

愛斯林東驚異地抬起頭來。

「沒有呢，大偉。她怎樣——」

「她不見了！半小時前她還在臥房內理髮，預備下樓早餐。我現在竟到處找不着她了。」大偉說時，面帶憂色。

「看思想收受機吧，孩子，牠可以告訴我們的。」老人靜靜地說：

「對呀！」

大偉一跳到那收受機，轉出52號針盤。按住機關，他注視那玻璃幕……霎時，新倫敦在玫瑰色的晨曦中映出來了——接着就見楠立在一隻小櫃子內，全身圍以皮帶。她張大灰色的眼球，緊閉着嘴，眉間汗珠慢慢流到那失色的兩頰，顯然她在受一種暴戾的審判……大偉看着，焦急之至！

〔了 踪 失 楠 〕

幾秒鐘後，環境一變，大偉看見智星，宋博士，及幾個官吏出來了，他們均靜氣地注視……這幕隱去後，玻璃上一片白光。大偉粗率地重轉針盤與那機關——忽然，他覺得教授的手小心地放在他臂上，臉色固定如化石，目光冷然。

「轉亦無用了，孩子！」他搖首說。

「但是，先生——那智星！那萬惡的怪物已拘住楠了，而——」

「我知道，我完全看到。」教授的回答。「楠已在智星掌握之中，也許她已失去知覺——暈過去了，因此我們不能再看她的思想了。」

大偉緊握雙拳，野蠻地槌着說：「我找她去！還怕什麼呢，我要打倒那整個不正當的集團！教授！請給我最利害的爆炸藥，我要使那全城成灰！」

「是的——連楠亦炸進在內，」教授堅定地回答道！「大偉，看你有多激烈的想頭！爆炸那全個都市！不，你還是戴了阻止思想的金盔去，再帶一個給楠。如果你能救出她——願天助成你——你倆就能安然脫險，避免智星之偵察。我也

想隨你去，但是我當稍緩——」

「你還是留在此處好，」大偉答着，戴上金盔，身邊復帶了一個。「譬如我們通消息給你，怎麼辦呢！金盔將阻止我們傳播思想呢。」

「你通消息時，除去那盔，」老人回答道：「我會守住那收受機，使消息不至延誤。大偉，願你成功！你有困難時，我自會設法救你。」他於是緊握大偉的手道別。

「好好！我終會成功的，先生！——不要擔心！再會了！」

我們現在再敘到楠。楠當時正想走入餐室，突然一陣地動，樓板好像在她脚下翻起來了。她緊靠住梳裝台，十分駭異；霎時間天旋地轉，房子像陀羅般滾動不息，她不自覺地向前一衝，暈過去了。房間——那天天見面的傢俱都不見了！她是在一種黑暗，旋轉不息的霧氣中。

「大偉！救我！救我！」她大聲地叫，竭力想走出那霧氣。

寂然——沒有回音。她好像一只失羣的孤雁獨處在那無邊的原野中，到處都是灰色模糊的重霧……漸漸地楠覺得自己恢復常態了——堅定不暈，但是一種莫名其妙東西仍然握住她。她靜靜地站着等候……

就在那個時候，霧消失了。她看見自己在一間圍有黑幕的小屋中，壁上滿佈複雜的機器，她記得這是他們到新倫敦時，宋博士考驗他們的所在。她驚呼一聲轉過身來，看見桌旁五個人影——一個坐着，餘則侍立兩旁。

「宋博士！智星！」她又驚叫起來，一副驚異的目光慢慢由博士身上轉到那就座的首領。

「請你們告訴我如何來的？」她一邊說一邊走向前來。

「請坐，艾頓夫人。」宋手指桌旁一把空椅緩緩地說：

「不要！」楠急切地回答。

「坐下！」宋怒吼着，語音如此專橫，楠不由自主地服從了。

【了 踪 失 楠】

『我用機器帶你由第四度空間來此，我們須用你。』智星冷然說：

楠二眼怒火迸出，憤憤然說：『我不會告訴你什麼！我才不怕你！』

『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智星說時不動聲色。『你知道他們如何謀我的計劃，我要你詳細細表白出來。我由思想收受機上已看到不少，但尚有許多事實須你答覆。我看你也是意志堅強的女子，你對於我及我的同伴只有惡意不懷好心。』

『是的。』楠冷冷說。

『你的勇氣，確可稱美，艾頓夫人。』宋微笑說。『然而你漠視了那具透視思想的機器，連智星自己且不能抵禦那大力呢。』

『我初來新倫敦時不是已嚐過那味兒了？』

『不是那一種，這次你會感到三倍於前的大力——你們實驗室內進行的每一點小事將由你腦中清清楚楚地顯出來，我們帶你來因為你的腦子比你丈夫及那老

化學家愛斯林東的易於控制呀。動手吧！」

楠尚未答話，二臂已被握住，他們半負她到一個六尺高的架子上。槓杆連續不斷地轉動，純鋼的錄格由架上滾出來，一條條纏住她。那殘忍的捆扎，使她腕，頸，二臂，腰部膝蓋，踝骨，動彈不得。

她注視四圍，努力抑止自己內在的恐怖心，因為侍者已將一架三脚架似的機器搬來了。那機下裝着橡皮輪子，看來好像一具無線電增聲機。前面黑針盤上滿裝各式的啓閉機關。

宋一揮手使侍者站過一邊，自己走前一步到楠的正面。他注視她，冷然微笑，一面按住那機關。那機關無聲無色——而楠則立時變態：心神不定，機器抽取她的思想，隨取隨記，帶條似的記錄一段段散在機旁，智星一節節取來細閱。

楠努力掙扎不受機器的控制；頭痛如裂，遍體流汗……她仍掘強頑抗……慢慢軟下去了。

【了 踪 失 楠】

宋輕罵一聲，放開機關。

「暈過去了！我們竟不能得些有價值的報告。」

智星聳聳肩膀：「這是沒有辦法的，博士！帶她到隔室去，讓她恢復過來，再作試驗。這些都是毫無價值的記錄。」他說時將記錄丟入腳旁的紙簍。

她的繃帶放開了，他們背她到隔室，臥在一張彈簧椅內，鍵上了門。

宋沉思地回到桌上，拼去侍者，對住智星與伊拉（智星的祕書，聰敏而機警，他懷疑統制全世界那回事。）抱怨說：

「我們心太急了，這樣強力之下她自然昏迷過去，血肉之軀那能擋得住這大機力！」

「不必再提她了，我們還有別的討論。」智星說。

「我知道，但是我們必須設法得到她的報告；她在那種機力下每每昏迷過去，電力小一些的亦擋不住。如何是好呢？」

「智星如有我理想他那樣聰明，他自然有法子解決這問題。」伊拉說時顯露譏刺；智星慢慢抬起身來，機械地注視他，使他失驚。

「伊拉——再說一遍！」他命令說：

伊拉尚未作答，宋已捉住他的肩，推他到滿裝機關的牆上，一會，他屈服了。

宋瞠眼警告他，伊拉自然明白。他與宋相知很深，宋由智星殘忍的掌握中救他出來已不至一次了。

「不要裝癡！你怎好當智星的面前批評他呢？」宋低聲說：「坐下來，不要多嘴！」

伊拉報他一眼，作為酬謝，低首歸座。智星也慢慢地坐下去了。

「宋！有幾件事你比我更有好主意，我們討論討論統制全宇宙的計劃。你已知道那計劃大綱了？」智星批評說。

【了 踪 失 補】

「我知道你已統制地球了，再想擴充勢力於他行星。先預備到那一個行星去呢？」
宋說。

「第一，火星。減低那裏人口，全受我們之節制，使火星為地球的侍從。此後我再伸張勢力到金星，施行同樣的統制，如此類推。水星大概沒有生命的，此外土，木，天王，海王諸星距離我們便遠了，可是那裏也許可以找到像我同樣的智星，他們自會聽命而來……」
智星說着一邊合伊拉記錄。

宋眼瞟伊拉，智星繼續說：

「我已演出一個足以控制地心吸力的公式，拋射機已造就了，第一隻投射到火星去的機一個月後可以出發——十一月廿七日。這一次是試航，不載人，試機自會記錄一切。如使飛行成功（應該是成功的），這是統制宇宙的第一步。」

「計劃很是偉大，伊拉！你以為如何？」

「智星意見自然不錯。」
秘書簡單地回答。

智星默然少頃，繼續說：

「現在我尚不能有第二步佈置。宋！再帶那女人來吧，我們再試試看。」

宋站起，旋開那門，走了進去；一會，他回身出來，駭異地叫着說：

「她失蹤了！」

「失蹤？」伊拉也驚呆了。

智星急起身走入隔室，眼光不住向四周鋼牆上掃射。

「怪怪！她怎能由此逃脫呢？」宋迷惑地問：「純鋼的牆，磁電的鎖，又有

我們三人的監視。」

智星雙眉緊皺，正運用他驚人的腦力解答那問題。

「我看見他們二人，他們在我的實驗室。」他說。

「那女子與她丈夫麼？」

「是的！他們如何逃出此室，我不知道。不可解的難題，我不能深究到底！

來！」他忽由沉思中醒過來，出門奔入過道，伊拉與宋緊緊地跟着。

他們衝進那間滿放儀器的大房間——智星的實驗室。多大的望遠鏡，迴光鏡，純鋼骨架看來正像古代巴黎埃菲爾鐵塔，高入雲霄；調節氣候的電動機宛如懸崖兀立；鋼橋鋼梯到處點綴着以利交通。誰從那裏失足下墜，那真是連靈魂都一片片被輾碎了。

「他們在那邊！」宋博士指着大叫：

那大房間的盡頭，一種淺藍色的霧氣裹住一個戴盔的人形，慢慢爬過大電機，飛上迴光鏡。

「現在可不能阻止他們了，」宋喘急地說：「他們如何來到此處，大偉如何進來？使我茫然。而他們竟安安穩穩逃走了！」

「等着！」智星說時瞪視那霧中的人形，他拋出全身的力命令他們回來。他眼中冒煙，眼底好像火一般燃燒着……

影子繼續上升，智星緊握雙拳，指節幾變白色；牙牀緊合，嘴唇成一條直線，眼球突出；眉毛下彎成一倒寫V（ Δ ）字形……

影子依舊上升，愈行愈遠。宋與伊拉面面相覷，呆若木雞。

智星集中全力，額際流汗。那二個影子現在已看不見了。

「他們已不服從我心力之指使了。」智星說；他如有情感的話，這句話自然滿含怒意；惟其沒有，那幾個字機械地響着，兩眼閃出綠光。

「然而你用的力很可轉移一支軍隊，這二個人竟是例外，我在此處都感到那吸力呢。」宋十分驚異說；

「他們却不受影響。」智星的回答。「我要休息休息，再研究這個問題，現在就讓他們去罷。他們終難逃出我掌握的。」

八 智星的計劃

楠漸漸醒過來，覺得自己靜臥於一軟榻上。輕輕跳下來走到門邊，試轉門扣——不能動。她回憶當時那幕痛苦的遭際，自己如何失去知覺等。宋推伊拉，智星宣佈戰勝宇宙的大計劃，她均一一聽到。突然一件不可捉摸的東西在她身邊息索作響，楠急轉身子，心頭狂跳。

那不可捉摸的東西慢慢變成固體，那形狀正是大偉。

「偉！」楠狂歡地叫着，向前一步，覺得身子已在他的懷抱中。

「楠——你受傷了？」大偉耳語說：緊緊地抱住她。

「他們想碾碎我的腦袋——可是不成！」她嚴肅的回答。「但是，偉，你怎樣飛來的？那奇怪的盃那裏得來？」

「從第四度空間來的，」大偉說：「你知道教授已完成那具機器可使我們自

由地進出於第四度空間了。」

「是！是！但是——」

「這個盜就是阻止思想傳遞機。我現在就請教授給我們回去。」說時他除去金盜。」

靜候約二分鐘，只見一叢淺藍色的霧氣慢慢地包圍了他們四周，他再戴好金盜……智星追到大實驗室時，他們正走錯路徑，慢慢地浮盪着找出路呢。

安斯林東專心致志等候着，他們一到實驗室，他就張手擁抱他們以表歡忱。

「好極！好極！」他熱誠地說，緊握年青人的手。「大偉！好孩子！你幹得真好！」

大偉謝了他，拉出二隻椅子，他與楠都先後落坐。楠突然想起來說：

「偉，我確實聽見智星將動手克服其他行星了。第一次試驗期是十一月廿七——一月後的今日。」她於是詳述自己聽到的一切，說完後，老科學家靜坐沉思

足五分鐘光景。

『我想現在暫時任牠進行，我們目前最緊要的工作是完成這具思想機——第二個救世的智星……』

『思想機完成之後，就將與智星作誓死戰，那意思是不能毀滅智星，就犧牲我們自己！我們預備着犧牲一切吧！』教授莊嚴地說。

『我早預備這一着了。』大偉嚴肅地附和着。

『我亦如此！智星是應該毀滅的。』楠亦有同樣嚴肅的口氣。

『你倆都年青——都有勇氣，』教授喃喃地說：「但如我個人力量辦得到的事，萬能上帝如會助我成功的話，你們倆似可不必當此危險了。你們的生命正如含苞初放，你們結婚生活幾無日不在驚風駭浪中度着。我不敢以你們青春當此危險，這實在是一樁罪惡。現在，我們再回到工作上去罷，楠！仍管你的家務，偉！請你在實驗室幫我……原諒我如此分派你們的工作——」教授頓了一頓，慈

祥地微笑。

「噫！」楠笑着插嘴說：「教授，我們早像父親般待你了，其實你比普通的父親更慈惠仁愛呢！」她說着逕自料理家務去了。

安斯林東呆呆注視她的後影，聳聳肩笑着，轉過來挽住大偉手臂說：

「孩子！你娶了一位賢慧勇敢的夫人，看你眼力真不錯呀！」二人不覺大笑。

半小時後，天才老教授又繼續進行他的工作了。那靈快的動作，純熟的姿勢，大偉看着，暗暗佩服。

三星期之後，思想機完成了。這三星期努力苦幹，連智星都有些忘懷了。阻止思想網罩住全實驗室，智星無從偵察；然而三人心中却充滿着異樣的快樂，想與智星最後決戰的時機已到，現在離智星試放拋射機的日子只有一個星期了。

思想機完成之一日，教授興高采烈地說：「預備工作進行極佳，機力最高的

時候足以催眠全支軍隊——足以催眠全世界人衆做同一件工作。多利害的武器！
智星想不敢藐視這樣的機器罷！」

大偉與楠注視那些組成思想機的龐大電池與電鈕，再看看發明者發光的臉色。

「你發明一個奇蹟！教授！」大偉恭恭敬敬說：「你將成爲世界的救主，我從心底裏感到那力量。」

安斯林東得意地吸一口煙說：「希望如此，大偉——希望如此！否則，我真不敢設想了！現在你兩位最好學學如何移動思想網，如何使用第四度空間的儀器，這於你們將來有好處，來罷！」

他急行數步，手放在移思想網的機上。

「此刻網已揭去了——如此。」他一邊說明，一邊動手。「這樣一動割斷電流，實驗室此刻失去保障了，明白了麼？好！現在使用第四度空間，推動槓杆，

使第四度空間的角度轉向我們的一面。你知道第四度空間是一個自動的空間，你只要如此退回一步——」說時安斯林東已不見了。

大偉與楠興趣十足地等他回來，突然二人身後發生一種輕微的響聲，他們不覺一跳，同時轉身，同時大叫起來，因為牆腳邊正立着他們的仇人——智星……

「多謝你們移過那一層網，」他說：「幾星期來我日夜俟候那一着。你們倆現在隨我由第六度空間到新倫敦去。我有事用着你們！」

大偉與楠默然，他們在希望安斯林東出來，而他竟不來。也許他早已在第四度空間聽到智星談話，故意躲藏自己以救他們呢。

「你自以為可以命令我們麼？你弄錯了！」大偉於是跳過一條椽子想取那二頂護身的金盔。

「等着！」智星冰冷的聲氣命令着。「我叫你——等着！」

大偉死命掙扎想避免對方的催眠，然而不勝。他無力地轉身看住智星的眼睛，

完全被克服了。

「我們走吧！」智星說。

一會，大偉與楠已到智星的議事室，宋與伊拉早已等在那裏了。智星拉出他自己的座位靜靜地坐下來。

「朋友！」他說：「自我統治世界以來，你二位無時無刻不想顛覆我，現在你當知道我到底具有超人的大智。對待固執不化的你們，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驅逐你們出此世界，作一次長途旅行，你們明白麼？」

「這有什麼不明白。」大偉冷然說：「我自然承認你是一位蓋世天才——但是我始終相信那創造你的人必有法子毀滅你！」

「一個已死，一個是我的助手，第三個等着就將被驅逐了。事實如此，你還有什麼說呢？」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大偉說：「你自以為知道一切，其中也有你不知

道的事呢！」

「你想我不曉得安斯林東那具思想機嗎？」智星機械地問。「你想我來你們實驗室時不知道安斯林東藏在第四度空間麼？笨人！我面對你們的時候早由你們腦中——看到了。我慢慢會再到你們實驗室去，單獨處置那老人！」

大偉緊握雙拳，不再發言。心裏只咒詛着創造綜合人的那一個日子！

「今夜，」智星繼續說：「我想試放一只拋射機，讓你們二人坐在機中——拋升太空！那機中貯藏三個月食料與人造空氣。那機如依原來計劃安然降落到他行星，你們就得再繼續命活；否則，你們自然死在太空。無論如何你們不會再回地球來了。」

大偉與楠極力掩飾內心的恐怖，相對默視，臉部失色。宋博士在一旁冷笑，伊拉滿意地點着頭。智星却毫無情感表現，他一按桌上電鈕，二個武裝侍衛應聲而來了。

」

「帶這二人到外翼十六號監獄，添加三倍守兵，時時預備癱瘓器以免意外」

他突然中止；因為有一個人闖了進來，既不扣門，又未經過通報。那人頭髮紛亂，二眼突出。

「領袖，領袖！三達教授等着見你，他——」

「你胆敢闖入此室？」智星審問着。

「領袖！我知罪了，請饒我這一次！我因刺激過深，三達說全世界將受災難呢！」

「是麼？他看到什麼了？他自己何以不來？」

「他看到太陽日漸萎頹，那就是地球不久將全部冰凍了。」

宋博士咬緊牙關，凝視智星，他說：

「這事太嚴重了！聽來殊覺奇突，三達也許弄錯了吧。」

『我看不會，』伊拉說：『三達是最負盛名的天文家。我們還是到他那裏去看去罷。』

『好的。』智星說時站起來，回頭又吩咐侍衛說：『好好看住這二人，依我的話做去吧。』

大偉與楠被動地受制於癱瘓器走了，心中只希奇上述那段談話。以大偉科學家眼光看來，地球也許真有危難了。他恨不得也到天文台看看，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在他面前展開的乃是牢獄與放逐……

九 老教授之死

智星，宋，伊拉到的時候，只見三達教授四周滿滿堆大冊子與記錄紙。他一見他們立刻趨前數武，說：

「我六個月來觀察太陽確有異動，一種不可知的力使太陽日漸萎頹……」

「但是這理論聽來很是可笑，」宋插嘴說：「假使有那樣遭際的話，也當在幾百萬年之後呢。」

「是的，我不是說過了麼？一種不可知的力在算計牠，那力迅速地撕去太陽內的電子，我敢預言太陽系將在三年之內崩壞了！」

「怪怪！」宋吐了一口氣。

「多叫幾位科學家來評評看吧，這些都是證據。」他說時手指大堆已搜集的照片與報告。

『三年！』智星重覆一句，沉入深思。他僵立許久，集中心力，最後搖著頭說：『我沒法轉移那力的威脅，惟一的辦法只有等着那災禍之降臨。』

『那意思是死——凍死！我們只有等死麼？』三達粗聲地說：

『這是超乎我智力之所及了，』智星低聲說：『奇極！奇極！我們對此既無辦法，還是另找出路罷。今夜我將試放第一只拋射機到太空去，三年之內我們可以使每一個人從地球投向別一太陽系。這是一個辦法。』

『計劃誠偉大，可是難望成功，』三達搖頭說：『太陽系之外我們不曉那一個行星是適於人類生存的。你預備遍遊太空找一個地球同樣的行星移民過去麼？那知道需要多少年數呢？』

『那沒，我們就讓人類等着災禍罷，不必通告他們了。』智星冷然地說。

三個人張大眼睛，驚異不置。

『然而我們不能如此！』宋叫了出來。

「何以不能？宋！你忘記了我曉得創造綜合人的祕密——正像你們之創造我。創造了我同類者，就讓那些人類自去掙扎罷。我何必顧慮他們，他們非我族類，我於他們沒有情感，正如他們之於我。」

宋於此時亦驚愕不置。三達茫然張大二眼，伊拉昏昏迷迷的看看這個又看看那一個。這殘酷，非人的決策，讓全人類莫明其妙地死去；使冷血的宋都覺太難容忍了。

「我從你思想上看出你一定要把此事報告給世界各人類，叫他們設法自救。」

智星冷冷然說：「我警告你勿做那種蠢事！我自然可以預先知道你一切，留心着罷！三達，再仔細觀察太陽，直接送報告給我看。宋！來！我們還有別的事呢。」

宋有生以來第一次結舌說不出話了，機械地跟着那怪物與伊拉走出天文台……

秋季黃昏的景色已遍佈新倫敦。他們一到外翼拘留所時，早見侍衛們引大偉

與楠由監獄中出來，穿過特別戒嚴的甬道到一光亮如同白晝的大廣場。場上放着一件惹人注目，雪茄烟式透亮的東西，牠那圓錐形鼻樑指向東上方約成一六十度角，尖銳的入口處隱約地掛一條繩梯……

智星開始發言了，技手們團團圍住那拋射機，奇怪的事情夢也似的預備進行

……

「朋友們！」智星平平地說：「這只拋射機內預備着三個月食料——六個月空氣。牠無須人力駕駛——將直放太空，目的是到火星去，你們在那不可知的世界上仍有繼續生命的希望。機內且備有你們自衛的武器，因為我並不想殺你們，我是想去掉你們。我的思想仍一路追隨着，自能見到一切。這次試驗成功了，你們自會平安降落，否則……」智星不說下去了，留着無窮影響給人尋思玩味。

大偉緊握拳頭，咬緊牙關。楠緊緊地挽住他的臂，他覺得她在發抖。

「你也許奇怪何以安斯林東不知道你們的遭際呢？」智星故意作一問句。「這

是因爲我把你們思想浪費住了，他什麼也不知道——此後更無法知道了！」

「你想殺死他麼？」大偉關切地問。

「那可無關你事，」智星的回答。「你們自顧不暇，不必再記念那老化學家了。現在，預備升機罷！」

「不！」大偉大聲疾呼，那最後一線希望之毀滅，使他神昏。他自始即附着安斯林東的搭救，現在智星竟毀滅他唯一的希望了。

「升機！」智星機械的命令。

「偉！」楠喘氣說：「我們決不能去！決不能去！唉！教授何以不能救我們呢！」

此時，侍衛們早已一夥擁她上繩梯去了。大偉同樣地被捉着跟在後面。他們被迫，一步步上升，最後被推入艙內，釘住入口處。大偉們覺得艙內既黑又小，動彈不得。

『放射出去！』智星命令那等着的技手們。

機關一動，拋射機通了電，礮子似的射了出去，如雷的巨聲與怪風漸漸在天邊消失，只見東上方一條白線在繁星間劃過去了。

火星在那極東神祕地孤立着，美麗的光芒放射四周——顯着一種嚴肅非人的環境！

至於安斯林東教授，惶恐，焦急；既不能離開辦公室，又不能思想機上得些楠與大偉的消息，他日夜研究設法探求他們倆的所在……有時倦極，眼臉重重地垂下了，一忽醒來，又痛自譴責。這樣過了五日夜，老人神氣沮喪，沉沉入睡，一種熟聞的機械聲突然使他驚醒。

『安斯林東教授！』

他張開眼來，一陣昏迷，再揉揉眼睛，突然自睡椅上坐起，眼前竟是一批惡夢中屢見的仇人——智星，宋博士，伊拉就在身邊，尚有六個臘人似的待衛拱圍

着他。

『這是智星！』安斯林東明白了。

『是——智星！安斯林東，你頗聰明知道阻止思想的網，還有那新發明的思想機與思想收受機——然而你漠視了一件事實：我有數十倍於你的聰明！在我眼前你無非是一個嬰孩罷了。』

教授慢慢地站起身來，烏黑的眼珠死釘住智星的臉，低聲問道：

『你要什麼？』

『我來告訴你；艾頓先生與其夫人已在去火星的途中，你再沒有機會看見他們了。你比他們聰明，創造許多危險的機器；教授！此後你再不要進行那種蠢事了。』

『我可不能中止！』

『來！不許動！』智星冰冷的命令。

安斯林東並不服從，突然投身到近邊的思想機，按住機關。他發狂似的轉上電力最高處，全身注意力集中於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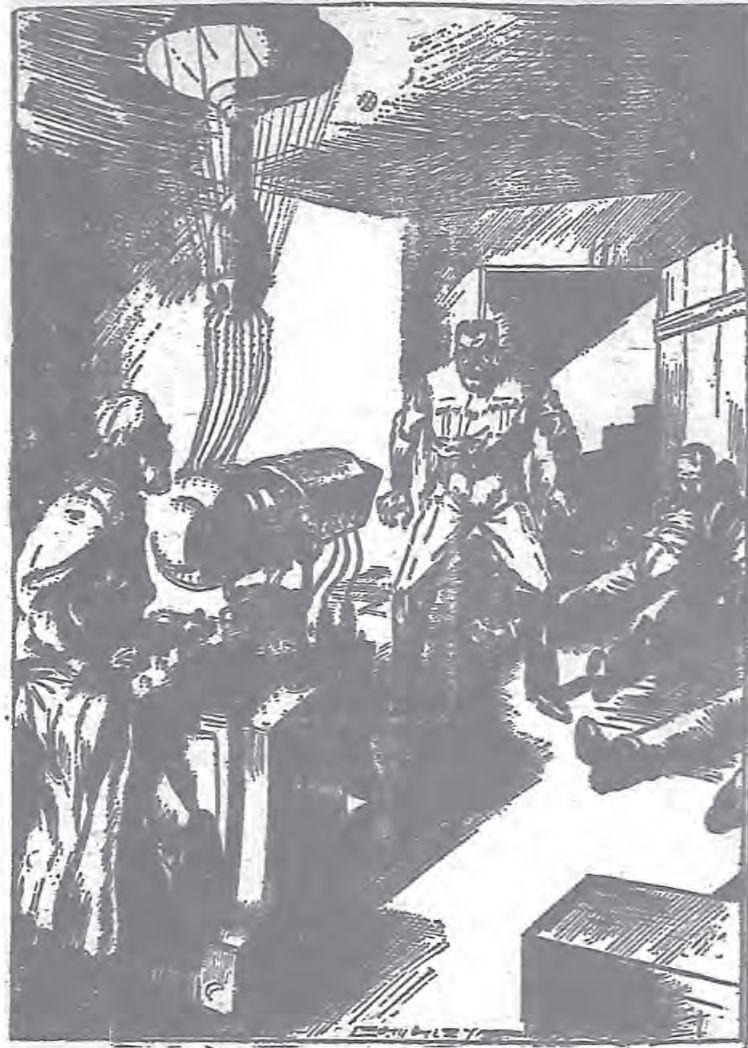
「惡魔！你能擋得住此機否？」他狂叫着。

不到二分鐘。來的人個個倒下了。宋博士掙扎抵抗也是無用。唯有智星依舊站着，二腳微微分開，手張開垂在旁邊。神祕的眼底冒着火，眉毛倒掛成倒V（Λ）字形，他搶前一步笨重而費力……拚命掙扎，集中全力於機上。「怕」漸漸攪住了安斯林東，倒亂他的思想——「怕」「怕」是他從未想到的一字，他的心在內戰，手不覺抖動。

智星久久立着，二眼直視安斯林東的臉。臉上滿流着汗，額上發光，印上一條條用力的深痕。

一步再一步——他一着着搶進！

怕！教授在心底裏叫着。他如不是這樣愁慮軟弱；他如早想到那着小而實大



只有御屋站着未倒，兩膝分開，兩手使勁地撐着。他那特有的眼光，怪火似的由眼底射出，長眉下垂，成一箇V字。

的因子而預防了，勝利許是他的。「怕」就是他的失敗——他的結果！突然，他長嘆一聲，手一鬆，智星早已攔住他，除去那機力。

「蠢才！」那怪物吐了一口氣，將教授按到地上。「現在你知道非我對手了！」

他由腰帶內取出某物，對嚇僵的老人身上一晃，一股淺藍色的煙轉上天花板，老科學家偉大的靈魂隨之出殼了……

智星慢慢立起，再看看安臥腳下的死人，將凶器重放入腰帶內，走向宋，伊拉，及侍衛們，他一個個搖醒他們。五分鐘內他們都站起來了，一個個目光轉向死教授。

「我們不必再怕他什麼了。」那非人的聲音說；「快離開此處，毀滅此地所有的東西……幸而安斯林東昏昏地忘張那阻止思想的網，否則，也許更要遷延不少時候呢！」他說時望後看看這屍身。

一隊人靜靜地離開實驗室，走到半途，二個拿着電火機的人早等在那裏。
「放火吧！」智星命令着。只見老遠實驗室所在的一角，一股藍色火花滾跳過去。

一英里半之外，一陣濃煙直冲雲霄。智星看着，點點頭，轉過身來，一隊人再向新倫敦途中進行……

十 火星上人

大偉與楠深閉在小艙內數星期，那不絕的上升，靜極的太空，稀薄的空氣，種種環境使他們神經麻木，成半窒息狀態。

他們偶然吃些東西，或爬上窗口，看看那無窮盡的繁星，金鋼鑽似的綴在黑絨般的天際。每次遙望，只覺地球在後方逐漸變小成爲一黃綠色的小球——火星一天天澎大，由針頭似的小紅點而爲光芒萬丈的大血球……

出發後之九星期，拋射機已駛近火星。再過六小時，機身開始下降，智星神秘的試驗完成了。大偉塞住發動機，轉身向楠道：

「好了！楠！我們着陸了，快武裝起來，可以打幾只小山羊充飢，你出來吧！我們在地球時已證明此地空氣是適於人生的，或許稍感稀薄，但於肺臟無礙！噯！你從窗口望望看，怎麼看不出一些東西呀？」

「什麼都看不到……」楠低聲說。在她眼底展開的只是一片浩浩無垠的紅沙。沒有一顆草木，沒有一個人影，鳥獸絕跡，只是紅沙，紅沙，無窮無盡的紅沙……一碧青天綴着幾片很高的彩雲，紫銅色太陽遍照大地。

紅沙……紅沙……

楠搖搖頭，低聲說：「靜極如死，偉呀，這是我們埋身之處了！」

大偉輕輕地握住她的臂說：「楠！樂觀些吧！我們出去走走。」

他取給她一支裝彈的來福槍，自己也提一支。推開門上的釘子。門開了，一陣異常乾燥，有塵土味的空氣吹進繪來。那稀薄的成分一時使肺窒息，經過五分鐘深呼吸之後漸覺習慣了。

「預備好了？」大偉問着一邊跳了出去，他忘記地心吸力的減少，所以那勇敢的一跳竟而輕輕地倒在沙上了。他正在掙扎起來，楠也跟着同樣地一倒。一會，他們站起身來，慢慢練習在稀空氣中行路的習慣。

他們靜靜地輕步向前跳着，沒有目的，沒有去處，四周展開的盡是無邊無際的紅沙。突然抬頭，隱約間似覺有什麼東西在作他們前導，但是什麼也不能見，二人同時停步。

「你注意一件東西了？」大偉問。

楠點點頭說：「是的——我覺得一件什麼東西接近我們。一種偉大有力的感覺……空氣在身邊掠動——我不知怎樣描述牠。」

「是是！」大偉皺着眉，考慮那奇怪的遭際；忽然，一陣微音，二人同時旋過身來。這一看頓使他們驚呆，眼睛只對住前面看。

距離約五尺光景，站着一個白裾飄飄的老人，白色長鬚飄垂胸前，一球球白髮異樣地散在二肩，白髮下一張長圓臉蘊藏着無限仁慈與智慧。

【人 上 星 火】

「天哪！」大偉好久才吐了一口氣說：「我在做夢麼？楠！這是解海的幻影——一定是的，我二個都着迷了。」

「你所見到的是事實，不是幻象。」那人回答，語音異常洪深，強爲比擬，實超大呂黃鐘而過之。

大偉緊握楠手趨前一步，說：

「你——你是誰？」

那人微笑而不答，大偉立住凝視，暗想他真是一位超人——身材修長，姿勢挺直，美髯之下，張着一個多大的胸膛！

「我是蓋爾猶家答」那聲音說：「你，我的朋友，你自然是大偉艾頓，從地球上来的……」

「噫，你也說英語；好極了，我只希望如此！」大偉不覺歡呼起來。

蓋爾又笑道：「你也許希奇，莫明其妙——但是不久自會明白。你不必說明什麼，我知道你的一切，朋友！什麼也不能超過我們思想的範圍。」

「不能超——超過思想的範圍？」大偉機械地重說一遍。

「正是，」蓋爾的回答：「比方說我想叫一叢玫瑰花長在平沙中，你以為我胡說麼？」

大偉不答，老人閉一閉眼說：

「請看！」

大偉轉身一看，不禁失聲大叫，楠亦噓了一口長氣。二英尺內一叢玫瑰花在柔風中輕輕地點着頭，這不是魔術麼？滿眼紅沙，幾分鐘前這是不毛之地……現在呢！大偉圍住蓋爾不禁歡舞。

「你如何變出來的？你在催眠我們麼？」

【人 上 星 火】
「催眠是心的顛亂，」蓋爾回答說：「而那叢玫瑰花是思想的啓示，思想是有止境的。孩子們！摘些花下來吧！牠不是你們地球上的花，牠將永開不謝。這世界上的一切無不……永生。」

楠與大偉立刻跳過去各採一朵，奇怪的是花上無刺，清香襲人，這不是地球

上的種子。

蓋爾得意地微笑。再一瞬間，玫瑰花叢悠然不見。大偉們眼目耀亂，莫明其妙。但一眼看到自己襟上的鮮花，又覺事實確切，無可置疑了……

「朋友們！我想你們應該吃些東西了。火星上人在四百七十年前却早不需要飲食，可是你二位尙未到此程度；所以我預備用思想送二位到猶家答——火星的首府去……」

他的語聲逐漸隱去，同時廣漠的紅沙也消失了，眼前只見一個隱約不定深紫色的遠景——漸漸顯明起來，一個繁華燦爛的大城在陽光下奇怪地閃爍着。大偉四周看看，只見楠緊貼在他身邊，他們已踏上那城了，蓋爾立在一旁，莊嚴無比，他說：

「這是猶家答城，火星上人思想的結晶。你們看來也許是城開不夜，其實根本就沒有那東西。在我們，一思想猶家答，猶家答就物質化了。現在我送你們到休

息所去，請預備！」

數秒鐘後，大偉與楠已在一所廣大精緻冷氣室內了。室內陳設宛如大旅館內的餐廳，桌，椅，睡榻，地毯……大偉們十分驚奇，蓋爾格格失笑道：

「我想這房間可以合你們的口味了，我特地為你們配置的；這些飲料與食物亦像你們地球上所使用者。」

大偉們抬頭一看，只見餐桌上早展開一席十全十美的盛筵：銀盤上的冰雞，冰火腿，一切夏令應有的食品雜陳着，刀叉盤碟在窗口射入的陽光下閃爍。大偉趨前細看，樣樣齊備，連鹽椒等調味品都用細巧的銀器裝着。

「先生！請你千萬告訴我這種種奇事如何做成？」大偉懇切地叩問。「我妻與我均以爲這是魔術——我們只能從神話中看到。你是如何實施出來呢？」

「朋友！每一件事情在你們以爲是魔術，其實不過是思想的表現，由思想化爲實在的事物。」蓋爾靜穆地回答：「譬如吃飯，我們就用不到烹調，排桌子等

【人 上 星 火】

等麻煩，我們早就省却種種物質上的勞動，將思想直接表現於物質，所以想到什麼就是什麼。孩子們！將來在這裏慢慢自會進步的；晚餐之後，你們可以在隔室就寢，需要什麼時只要想到我的名字，我就會來。現在暫時再會吧！」

蓋爾說完即隱身不見了。大偉笑着向楠道：「楠，一向我們以為智星類似魔術家，現在跟蓋爾長者一比，他真似一個懷抱中之嬰孩了……」

「是呀，我亦正想着呢，」楠笑答道：「偉！我還有一種稀奇的感覺——你也許以為這是女性的直覺——就是智星拋射我們到火星來不是毀滅我們——而是毀滅他自己！到蓋爾手中，什麼事不能做，他可以危害地球，我們至少可提出此事求教。」

「自然！」大偉說：「他什麼都明白——我們的言語，我們所在的世界，以及我們的一切，一切經過，宛似一夢……」

他頓了一頓，回想一會，而笑道：

【人 上 星 火】

「我們就食吧，食物可以增加體力，亦可以使我們腦子清楚些。」

十一 蓋爾的計劃

大偉與楠在特備餐室中就餐，特備寢室中息宿，舒適地住着。蓋爾時來看他們，每次顯示些新的奇跡；他可以一邊談話，聲色不動地做十幾種不同的大事，他真是地球上歷代帝王所求之不得的神仙。

一天，蓋爾領大偉們參觀猶家答的市議會。他神祕地送他們到一所廣大的議廳，廳內長鬚莊嚴的長者一層層圍着。人與人之間親愛精誠，誰亦不批評誰，誰亦不露一些惡意偵察的眼光。大偉與楠只覺得會場中空氣和平滿意；好像一個口乾的旅客喝到一杯清冽可口的冷飲。

蓋爾再引他們出來，道：

『朋友們，現在可以了解我們了？其實我們沒有形骸，只是思想。智力低一些的人也許看不見我們，不過我們自己却完全了解各人的存在。他們誰都知道你』

們快來了，使智星投射你們到火星來的就是「我們」。火星上人知道地球正在危難，亟待援助，所以我們就肩上此責任了；你也許聽見說地球會在三年內冰凍吧？」

大偉點點頭。

「這也是我們的意思。」蓋爾說：「我們已着手進行一件偉大的工作；因為地球上必須經過一番洗滌工作，智星與牠的一切必須毀滅，地球必須更新！」

「但是太陽之崩潰就是太陽系之崩潰，各行星均將受災——火星亦無例外。」大偉驚奇地問。

蓋爾却微笑道：「孩子！你是不能了解的。我們世界比地球老了幾千萬年，多有幾千萬年文化，幾千萬年的歷史。你們的災難惟我們可以施救。太陽崩潰之後，各行星都有準備，不至受難；惟地球暫時必須冰凍，冰凍期間惡人惡事均當掃空……此後太陽重來，地球又回復生命了。我們的計劃是在毀滅智星。」蓋

爾頓了一會說：

「孩子們！依我的命令行事，這是你們的責任。」

「歡迎之至！」大偉與楠同聲說：

「好極！我要用思想之力送你們回地球去，這次旅行需要二年半時間。但是你知道思想是不分畛域，不辨時間，所以你們到地球之後，就依我給你們的判斷行事。我將常在你們左右，什麼都不必怕。太陽崩頹的時候，地球上將滿佈蜂房似的地窖，此中避居着各國各地的無辜者。凍期一過，你可以看到一個清清爽爽的新世界，以後你們重建文化，多得些經驗。明白了麼？」

大偉點點頭說：「明白了！」

「如此，我預備送你們回地球了……」

「這樣要緊！」

「爲何不早去呢？」蓋爾問。

「噫，沒有理由；我只覺得太匆忙了！」

「孩子！你又想到時間問題了——這是一點大錯誤。所以我說『再會吧』！不要怕，以後我仍無形地追隨你們的。」

大偉與楠在最後一剎那，拚命釘住那仁慈的長者。慢慢地一重深紫色霧氣包圍他們，他們只覺得身子往上浮，浮，到無邊無際的高空……

十一 智星之末日

「你說火星上得不到一點消息麼？」宋博士問對面坐着的智星。

智星半抬起身，凝視博士，他那無情的臉上從未有過如此焦急爲難的樣子；牠失望地道：

「是的！因爲我與艾頓們間思想偵察之道被割斷了；我看到他們平安地在火星降落；在紅沙上行走——但是，此後一片空白，再不能看見什麼了；我承認自己的失敗。」

「也許他們死了吧？」

「死亦不能隔絕我之觀察火星。不，這是一種什麼力在阻止我。也許——有比我更聰明的腦子呢！」智星答時顯露不安的樣子。

宋不再討論那力的問題，他說：「你知道他們已在火星，終不能回來了。這

個問題攔過一邊吧！我們自己還有大難將臨呢！

「三達今天告訴我，太陽三年內勢必崩潰，這是無可避免的，你預備作何準備呢？」

「宋！我早已回答過這個問題了，我們——你，我，伊拉，及一般創造綜合人專家——只待災難快到的時候，我們捨棄地球拋射到太空去，找一個適於人類居住的行星，那裏，我們可以創造大批與我同類的綜合人。」

「而看人類毀滅不救麼？」

「沒有法子。」

宋聳一聳肩，冷然說：「好的，聰明莫如智星！」

「我已命令他們趕造一只大拋射機，造成之後，好好收藏起來，一面將圖樣毀去以免後患；伊拉正在督做這件事，使消息不至外洩，我的計劃萬無一失……」

日子一天天過去——積日爲月，累月成年，新倫敦強固新式的工人大團體逐

日趕做他們大工程。偶然聽到太陽將崩潰的傳說，但是他們驚畏信任智星，誰亦不相信，智星不是在他首府麼，他自然知道一切……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夜，智星叫宋，伊拉，及其他六個精選的專家說：

「朋友們，再六星期太陽即將崩潰，現在已見到大風雨的預兆了，此處不能久居，我不必多講廢話，你們隨我到地下工作室去。」

「爲什麼？」伊拉問。

「自然是搭拋射機。」

伊拉狡滑地微笑道：

「好計劃！智星！可惜美中不足。看！我造了一隻模型機，就將圖樣毀去了。」

「你……什麼？」宋將信將疑地問。

伊拉又奸笑道：

「噯！智星！你以為我始終不敢抗命麼？你這非人的惡魔！這幾年來你待我種種好處，我會忘記麼？永不敢忘！你現在也跳不出我的掌握——告訴你，散佈消息的也是我，工人們要你的命呢！」

「你這好細！好細！你知道我的懲罰麼？」智星暴怒。

「不怕，快殺我吧！」伊拉無力地說：「我早應該死了，幾年等待爲的就是復仇，現在算如願以償了。——」他不能再往下講，身子漸漸捲縮，因爲死光機已對準他放射了。

「到地下工作室去！」智星的命令。「伊拉說的也許不確，他虛張聲勢嚇人罷了！來吧！」

他們急急前進，走到半途，只見門前站着二個司癱瘓機的青年人。

「你二人做什麼？」智星問：「我沒有叫你們在此站崗，快滾開！」

「看仔細些，智星——宋博士，你也認認看，我是誰呀？」

宋注視少頃，突然後退，驚惶萬分說：

「天哪！大偉艾頓！」

「奇怪，啊？」大偉笑問他：「看，我竟從火星回來了。這個青年人是梅，我的妻；告訴你，伊拉之造模型機就是受人指使，他也就是送我們回來的大智者；智星！現在碰到你的主人了——他名曰蓋爾。」

說到此處，智星已拿出死光機，按住機關，但是大偉却視若無睹。智星沉着臉，看看機關，隨即把牠丟去了。

「壞了！」他冷然說：「衛士們，把這二人捉到監牢去……」
衛士們立着不動；因為癱瘓機正對準他們呢。

「你們怕他麼？讓我自己捉去。」說時，智星集中全力，好久，沒有反應。他漸漸不耐說：

「走開！不要擋我，光陰寶貴呀！」

「現在你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了？工人們正在找你，這是你的末日了！」

大偉說到此處，智星與宋早已拔腳飛逃，穿過過道，向前直奔。

「你何以不使用第四度空間呢？」宋趕前一步大聲問智星。

「我不能！不能！快到機器室去……用思想機對付一下吧。」

他們之後，大偉，楠，衛士及工人們一陣風般追來，過門穿戶，最後擁進大機器室，新倫敦之腦中樞。

智星一跳到思想機，拚命按住機關，氣喘喘地等着。宋站在他旁邊。

「沒有反應」……宋怔忡地說：

「天啊！快望上轉！那些人馬上追到這邊來了。」

「機器又壞了！」智星瘋狂似的說：「一切都不聽我指使！宋！我覺得自己已退化到一個常人；人類的情感控制着我——怕，恨——以前那種偉大心力那裏去了？！告訴你！我竟變成一個普通的人了！」

「這是事實！」宋昏迷地看看暴怒的智星，萬分無奈道：「你酷像我們，再不是一個綜合人了……他們來了！快！上屋頂去。」

二人一陣風似的爬上鋼梯，轉升迴光鏡。

這時候羣衆的吶喊聲已震動屋內；那怒潮似的呼聲，夏雷似的足音，一望無際的人海，氣勢洶洶地，湧進大機器室來了。智星惴惴然說：

「工人們追來了！宋——快往上爬——我們快完了！」

宋繼續上爬，突然覺得一只鐵腕緊握他肩頭。駭極回顧，只見智星怪火似的眼光正釘住他。

「宋，聽着！」牠罵道：「你是製造我腦子的人，你是我的創造者——所以我今日之毀滅須你負責！你一定做錯了什麼地方，以致我一刻刻退化，一刻刻不聰明起來——我漸漸變成野人……退化爲禽獸了。然而，你必須與我同歸於盡！」

「你瘋了？」宋說時，竭力掙脫。打他，撲他，跌他，終無效果；智星力大

如牛，宋狂叫狂跌，失足滑落，全身懸於半空。他力竭狂嘶：

『快提我起來，提我起來！』

智星只是冷笑。

宋漸漸下沉，智星亦突然失去均衡，二個同時顛倒下降——整整一百呎光景。

大偉與楠以及一般怒氣洶洶的羣衆們看這二個人直跌倒發電機的大銅柱……接觸的剎那間發出一種驚心駭目的閃光與刺耳的怪聲。機輪一轉，一切又靜寂如故。

十三 地球凍後之新世界

幾星期後，智星統制力到底消失了，工人們怪可憐的在找尋領袖，大偉乃得挺身而出。他徵得四個聰敏人的協助，使工人們分爲數支隊，嚴守秩序。一月之後他清楚地知道那一隊工人在那一個地方。

分隊完畢，地面上突然湧出無數地窖避難所，滿貯飯食與人造空氣——足供數月之用。蓋爾的話都做到了。工人們正驚奇着這種種事實，太陽崩潰之期已到了。

人們絕對服從命令，不上一星期男女老少全遷居地窖內了，他們由那特製的玻璃窗內可以窺見外面的變化。楠，大偉及一般聰明人住在一個滿置儀器的特等室。

地球冰凍之前三天，狂風大雨，澈夜不絕。大偉與楠眼看新倫敦之毀滅，不

覺悠然生畏：塔形的建築一架架倒毀，雨像瀑布似的傾下來，觸地成河……

第三天下午二點四十分，太陽崩潰了，整天赤黑，中午宛如半夜。地窖外寒暑表在二十分鐘內下降到攝氏二度，大偉與楠及一般聰明人守候着，紀錄一切。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大風雨掃盪全世界，各處海嘯，陸沉，大浪滾來，勢如神斧，劈新倫敦爲二段。

混沌，偉大，不可阻止的毀滅！

經過不少時日，風暴漸漸減少——至於全息，地面上靜極如死……

外面一片慘象：新倫敦一望無物，什麼都完了；海湮沒小山，英格蘭南部變爲荒島。寒暑表降到零度，一陣狂風吹起，冰雪亂飛，大偉自窗外窺，一片銀世界，連雲都凍住了……

冰凍之後，誰也不曉得還有什麼驚人的變化。日子一天天過去，看不到一些陽光，好像太陽再不回來了。寒暑表上水銀柱完全縮了進去，窗外寒風狂吼，地

球整個死去了……

幾星期過去，仍無太陽的影子。人們在地窖內等着，等着，忍耐地等着，他們朋友，夫妻，父子，母女，歡聚於地下室，舒適而滿意，與外面世界隔了一層窗……

但是大偉，他們的領袖，實在心事重重，恐懼之心與日俱增。他喃喃道：

「這時候地球處處冰透了——什麼都毀滅了；但是，蓋爾爲什麼不實踐他的話呢？我不明白！」

「偉！不要愁，他自然會做到的——一切經過良好。」楠的回答。突然她頭一回，歡呼起來：「看！這是什麼！」

她握住他的臂，望空一指，只見鉛色天邊，一線裂痕，大偉望了一會，不覺雙眉頓展。東方地平線上裂痕漸漸擴大，隨時變更色調……灰——灰白——而白……終成青色。

『青色！』大偉大呼。『看青天呀！』

青天逐漸展開，愈覺地面一片銀白色，冰雪滿地——透亮閃爍的神仙世界！
最後，一線亮光出來了，黃色的光，溫暖而有力。

大偉眼光往上一溜，興奮地喊着說：

『又是一個太陽！這不是我們的太陽，較小，但是一樣的熱，一樣的有力！
朋友們！我們得勝了，蓋爾實行他的話了……』

十餘天之後，地面溫度增高不少，大偉乃令工人們出來，觀察觀察地面的情形。

好淒涼的世界！看不見一草一木，到處都是傾毀的廣廈。冰雪融蝕，一片汪洋。

大偉俯視滄海，回想往日盛極一時的新倫敦，不覺搖首嘆息。

『自然爲我們刷清一切，讓我們重建一個新世界，這不是更好麼？』他喃喃

道。

過了五年，這五年間大偉與楠不絕地工作着，扶助人民，教育人民。世界冰凍那一回事，逐漸忘記了。

十年之後，一個有秩序的新世界出來了——大偉與楠及一般參與革新運動的領袖們都請假休養，可靠的新領袖頂替了他們的位置……

大偉們選定鄉村休息，初夏的陽光映着一片油綠色叢林，十分可愛。大偉懶懶地檢起一塊小石，隨手丟入小河，輕輕向楠道：

「親愛的！我們釋去重負了；試思當時我如聽你勸告的話，根本就沒有那一回事。」

「偉！我們也學到不少經驗。」她答時，不禁微笑。「看！我們經歷過多少奇事！說這二朵玫瑰花吧，十年後之今日，色澤香味不減當日，我要佩帶牠直至生命之末日。」

「我亦如此。」大偉笑着注視她。

「好極！」一個洪亮的聲音附和着。

二人同時抬起頭來，十分驚異——只見對岸蓋爾緩步走來，豐采猶昔。

「蓋爾，長者！我多歡迎你，你的話句句做到了。」

「自然，」蓋爾笑回道：「我是來和你們說再會的；孩子們！做得很好——

現在你覺得經驗之重要了！此後，再不要違反自然，我以長者的資格忠告你：願你們終生和樂滿足……再會！永別了！」

「可是——」大偉說時只見蓋爾已慢慢隱去，他回顧楠心，鬱鬱不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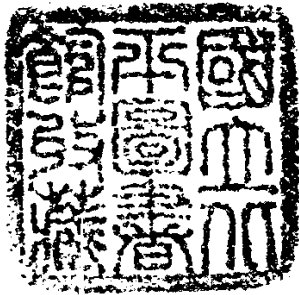
她瞧着他微笑道：「偉！憂什麼呢？你還不能瞭解蓋爾麼？他的話真對——經驗是我們唯一的教師。」

「是的！」大偉再丟一塊石子，回頭看看楠，太陽照着她美麗的捲髮閃閃發光。

楠灰色瞳子轉視着他，一會，她手托着腮沉思地望望對岸，她說：

「自然至高無上，偉！我有了你，而你有了我……一切進行良好，像這個美麗的
麗的世界。」

她的頭上，好鳥在枝頭唱歌附和，似爲這句話作了證。



發行

中國科學公司

中國科學社
——主辦——

上海福州路四九號

科學畫報

半月刊

零售每册二角

預定全年

使理想之影像成爲現實，發揚科學精神
將專門的知識普及大衆，復興垂危民族

郵局代定
匯費

第一卷合訂本	每部連郵	六角四分
國內	四元八角	
國外	七元二角	

● 第一卷合訂本
書無多欲購從速

祇收拾元

並購第一卷合訂本

3X4.5

科學
小說

龐大的智星

全一册
定價大洋五角

中華民國廿四年二月初版

譯述者

盧 邵 澣

容

校閱者

盧 于

道

發行人

楊 孝 述
上海福州路六四九號

發行者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福州路六四九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87

176233

87

176233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拾七日收到